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五目錄

大夫專國總論

晉卿專國　趙鞅叛歸公穀說辨

陳氏專齊　陳代齊左氏飾詞　齊欒施公羊辨誤

宋衞亂臣

魯政下逮　歸父如晉傳事辨

季氏專魯　公子牙卒諱辭辨　季子來歸褒辭辨　成風傳語辨　以行父為忠辨　會邾凪舊說辨　子貿卒二傳說辨　胡說辨　唁于野井非齊侯辨　唁公乾侯左氏說辨　叔孫舍卒傳事辨　失國專名昭公辨　不敢立君　劉汪說辨　書孟子卒諱昭公辨

附顧氏春秋楚令尹論

譏强都之害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五

錢唐張應昌學

○大夫專國總論

周道既衰綱紀散壞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然文武之祀猶緜緜相屬者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也晉文有大功請隧而襄王不許文公懼而不敢違名分尚存也至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知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而卒不敢者畏奸名犯分天下共誅之也至於三家分晉暴蔑其君天子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矣司馬光通鑑論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强也而齊晉及魯皆以失政政逮大夫宜大夫之强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而無以令於其下矣故諸侯專不過十世而大夫取之大夫專不過五世而家臣取之東坡文集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田氏篡齊之後之言乎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其三卿分晉之後之言乎皆非左氏之舊也 王應麟困學紀聞

晏嬰叔向論齊晉之衰曰民歸陳氏政在家門此即田氏代齊三卿分晉之所由來也 魏禧左傳經世鈔附彭家屏說

春秋亂臣賊子崔杼歸生斲棺身後欒書趙盾子孫誅夷未始不以討賊爲名也即逐君倖免如孫林父亦終身不敢入國蓋猶有懼心焉自意如逐昭公而齊梁邱據晉范鞅荀躒爲之黨援陳常弒簡公魯三桓以爲不可討衛師比公孫彌牟逐出公越皐如納而弗克列國大夫各萌媢代之心而人君有余及死乎之問可歎已 張尚瑗左傳折諸卷廿三

○晉卿專國 趙鞅叛歸公穀說辨

諸侯之度守莫嚴乎彊土職莫謹乎命卿法莫詳乎軍制晉文以平

王室遍取樊温原攢茅之田啓南陽賓僭王土曲沃伯初命以一軍爲晉侯至獻公作二軍文蒐被廬遂作三軍將佐合爲六卿再蒐清原增爲五軍至景公遂僭天子六軍之制卿官十有二其始僭皆自文是以晉國天下莫彊世爲盟主至平公政在大夫昭公六卿強公室卑遠其末也三家分晉矣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程公說分紀晉世本後論

襄公時大夫始專會盟侵伐靈公不預國事皆臣下專之成景親會諸侯厲非賢君然權綱不移於下悼公嗣霸而屢書大夫會盟大夫始强矣平公以後政在大夫昭猶一盟平邱頃則未嘗親出定公雖有召陵之役黄池之會而事皆六卿專之昭三十一年荀躒會季孫知氏之專也定四年士鞅伐鮮虞五年圍之八年侵鄭衛十三年士吉射叛范氏之專也昭三十二年韓不信合十三國大夫城成周韓氏之專也定十三年荀寅叛中行氏之專也定十年趙鞅圍衛十三

年叛復歸哀六年納衛世子及鄭師戰于鐵五年伐衛六年伐鮮虞十年侵齊趙氏之專也哀七年十三年兩侵衛魏氏之專也六卿磨牙鼓毒君若罔聞晉已爲六卿之有矣自獻惠文國政一出於君故經於會盟侵伐無書卿者襄靈成景厲國政漸奪於臣故經書會盟侵伐多主於卿自悼以來國政一委於大夫故末流尾大之患卒致滅亡不可復救然則人君威福之柄可不謹哉沈棐比事

或問初命晉三大夫爲諸侯通鑑何以託始於此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又曰天叙有典天命有德尊卑有倫天之所叙也爵罔及惡德天之所命也晉曲沃以支子封武公弒晉侯簒晉而有之凡在官者宜殺無赦王乃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春秋不書者是時晉未與諸侯之盟會魯史所無則春秋不得而書也然夫子刪詩於唐風無衣見之非以美晉也閔周之失

道也曲沃篡國王受賂而命爲諸侯殉貨利以斁彝倫亂臣賊子自是接迹於天下有曲沃之命而後有魏趙韓之命周之東遷惟晉焉依王不恤同姓爵其賊臣始於命曲沃而文侯之晉遂亡終於命三大夫而文公之晉亦亡春秋筆絕而有通鑑焉王應麟通鑑答問

三晉欲剖分宗國舊矣委盟會於大夫而悼公之政息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之惡彰荀躒出會晉昭弗歸三臣內叛趙鞅復入陰凝冰堅蓋垂及百載焉悼自蕭魚服鄭志滿而怠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會代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荀偃主之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士匄主之三會國之大事皆大夫專焉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平公立爲湨梁之會十一國之君皆在而大夫盟則荀偃之爲也春秋特書之崔杼弑君會十一國之君于夷儀若能執戮之晉可以復霸乃受其賂許之成季孫意如出其君晉不之罪而荀躒與之

爲會昭公終於不納晉無王而蹀無君矣晉侯亢不衷獎亂人不知冠屨易位還自及矣定之十三年趙荀士據邑叛鞅寅吉射厥罪惟鈞鞅有韓魏之援復入于晉春秋書曰晉趙鞅歸于晉志三家之篡自此始也　又

晉國天下莫强焉何至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內失於大夫貪利外失於諸侯離心平邱失齊召陵失蔡盟沙鹹而鄭叛次五氏而衞離執樂祁犂而宋違執叔孫婼而魯絕是晉之失伯乃諸侯之離也噫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使卿如先大夫之忠諸侯安得而貳之上下交征亟結以利趙鞅受楊楯宋卿貢禍邯鄲爭貢三卿亂國分晉之禍成矣　王元杰讞義　定十三年

獻惠嘗自將上軍文作三軍不自將然文襄多臨事命將故權歸君襄末年爲夷之蒐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于董謂盾

能而易之由爲政歸趙氏嗣後三郤之滅欒書諂之欒氏之滅范匄攻之廢置不出於君矣且士田郡縣臣日闢而君日蹙曲沃桓叔始封之邑不知何以入於欒氏范攻欒又以賂魏舒范韓趙瓜分州田卿借爲鄭公孫段賞邑比其反晉卒歸於韓則他邑皆瓜分可知魏舒爲政滅祁氏羊舌氏分其田爲七縣三縣專制其大夫於是趙鞅荀寅士吉射相繼叛始禍者鞅也助逆者荀躒韓不信魏曼多也范中行氏亡而晉分於四卿知瑤滅而晉分於三卿三家分晉由晉政在六卿六卿專制由中軍主國政非一朝夕之故矣 張尚瑗左傳折諸卷首

晉悼以後專政勢成其中魏絳之謀國荀吳之用兵趙武之德器韓起之文藻皆賢臣也范匄雖權賄猶知衞社稷至其嗣而大變荀躒范鞅嗜貨行讒之奸臣也故適足以亡家魏舒趙鞅覬覦跋扈之逆臣也故逆至於篡國 張尚瑗左傳折諸

○獻公以耿賜趙夙魏賜畢萬文公

使箕鄭爲箕趙衰守原皆君爲政范匄以曲沃賂魏舒權歸於卿矣然州田之歸起猶白晉侯而與之至於祁氏羊舌氏十縣之田析土班爵擅之執政盖自昭頃以來里皆繼世倒持太阿以授人矣 又

晉自文公被廬之蒐每一執政卒必大蒐簡帥主將副貳秩然分明雖係上之蒐范匄猶讓中軍於荀偃皆其君主之軍無專屬權不下移也自荀偃卒范匄爲政而大蒐簡帥無聞焉蓋各將其軍位則以次而更軍則一成不易而君柄夥矣然一執政卒傳必紀一卿爲政則舉國聽於政府雖君如弁髦政令猶出於一也自魏舒卒范鞅子代之傳但云晉之從政者新嗣後不書爲政之人蓋六卿各不相下事權分屬而瓜裂之勢成君子所以深責晉平也 襄原讀左 商義定元年

晉自厲公殺三郤之後七族並廢知籍范匄荀偃韓起欒黶范鞅魏絳趙武襄八年所稱晉悼公之八卿也平公之世欒氏亦降爲皁隸

韓起趙成荀吳魏舒范鞅知盈昭五年所稱晉平公之六卿也晉定以來知趙魏韓共逐范荀有四卿至趙魏韓共滅知伯而晉三卿矣知伯滅而三晉之勢成三晉分而七國之形立讀春秋之終而知戰國之始也馬驌左傳事緯

晉世有賢佐國以日强自韓起始弱末年漸不能制其同列范鞅更爲黷貨趙氏繼之與范中行相仇晉以失伯而三分之勢成顧棟高中軍表叙

文二年夏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晉士縠會盟諸侯晉政在大夫也黃仲炎通說○士縠始專晉國之事也桓文後大夫專自公孫敖士縠始汪克寬纂疏引薛季宣

文六年傳晉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黨於趙氏是以上之宣子始爲國政

晉侯將以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以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改蒐更以趙盾將中軍狐射

姑佐之致使賈季箕鄭之徒怨恨而作亂命元帥而頃刻屢易

何有於君權（程公說分紀）○觀夷董之蒐及立君事卿大夫分黨矣

此分晉之漸也（魏禧經世鈔引邱維屏說）

又

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狐趙共主晉政射姑替而盾立狐氏出趙氏專矣此晉國之故

也（羅喻義野編）○葉氏說見書殺門

文七年夏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趙盾背先蔑立靈公禦秦師）

又

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趙盾）

文八年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文九年春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趙盾）

遂會盾盟而後魯之附晉也堅而後晉之親魯也固禮樂征伐

自大夫出之勢成於（熊袁說劉炯編）

文十一年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此大夫特相會之始

文十二年冬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文十四年夏公會諸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

垂隴之盟士穀主諸侯新城之盟趙盾主諸侯而不以士穀趙盾先諸侯者存君臣之分也黄仲炎通說

文十五年夏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自伐書陽處父入書郤缺侵書趙穿以後凡役書大夫陳傅良後傳

文十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荀林父

宣元年秋晉趙盾帥師救陳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穿志於作難託伐崇以專兵也書此見大夫專兵亦以序晉靈見弒之漸家鉉翁詳說程端學本義○盾方救陳伐鄭穿又侵崇趙氏權盛矣李明復集義引謝湜○崇秦與國晉欲求成于秦反侵其所與益其怒

而重其怨謀不若是拙也盍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柄而託伐鄭以用其衆盾爲正卿必主是謀桃園之變盾之與聞乎故也審矣 日講解義 ○放胥甲而不問趙穿桃園之械兆矣侵崇無功宣子若爲不聞也者所以深結穿之心也 何焯讀書記

又 冬晉人宋人伐鄭 傳云晉侯侈趙宣子爲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宣二年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報大棘之役楚救鄭趙盾還

胡氏謂晉爲盟主盾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以受宋賂不討理曲故避之以去義雖正大非情事之實也是時盾與靈公猜釁已成欲握兵柄託於伐國實無鬬心故棐林之役楚因解揚晉卽還師是役復謬爲之辭以避楚恐戰而不勝則威權損不若全師以退以陰結國人之心而濟亂謀耳 日講解義

又 秋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傳說見弒君門

宣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宣八年傳 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

宣九年秋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冬晉郤缺帥師救鄭

宣十年夏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傳不著大夫名氏

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傳云郤成子求成於衆狄

宣十二年夏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林父將中軍代郤缺

又

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原穀

宣十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傳討邲之戰與清之師歸罪先穀殺之

僨師當誅然林父免死舍將而殺佐非刑也 張溥傳斷 四

宣十五年夏晉師滅赤狄潞氏 傳云荀林父敗之晉侯以黃狄士賞桓子狄臣千室

宣十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傳云士會帥師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
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按是年士會爲政

宣十七年傳　秋范文子請老郤獻子爲政

成二年夏郤克會魯衛曹之大夫及齊侯戰于鞌　秋及國佐盟于袁婁

陳氏說見大夫將書帥師門汪氏說見伯國大夫主會盟總論

成三年夏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僑如專魯郤克專晉良夫專衛鞌之戰已著今僑如圍棘而克良夫伐廧咎如胥倣而與從役立武功以攘國柄而已　趙鵬飛經筌

又　傳十二月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賞鞌之功也

成四年傳　冬鄭伯伐許晉欒書將中軍救許伐鄭　按是年欒書代郤克

成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成六年冬晉欒書帥師救鄭

按傳云遇楚師於桑隧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不欲戰乃還或謂欒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是此役晉六軍十二卿悉出行師未有如此之盛者晉之僭亦極矣顧棟高大事表

成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又

晉欒書帥師侵蔡傳曰初從知范韓也

又

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伐郯

成九年秋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成十一年傳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宋華元善于令尹子重又善于欒武子合晉楚之成

成十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林父之罪著矣晉厲之惡顯矣晉之政在大夫亦自此矣程端學本義

○李氏說見書自某歸門

成十五年冬晉士燮會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

成十六年夏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黶與父書並列于卿見晉卿之張而欒氏之汰也高澍然釋經

又　冬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成十七年冬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十八年春晉弒其君州蒲

左傳見殺大夫門焦氏說見弒君門○欒郤自傾危趙氏後權勢日張郤氏尤盛欒所忌也況寡恩輕聽之君安得不亂季本私考

又十八年傳是年韓獻子爲政　悼公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

襄元年春晉欒黶會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晉襄以來政事弛墮權移臣下悼公逐不臣者七人氣象一新及細考之政在臣下君弱臣强根本之患元不曾除去呂祖謙左傳說

襄二年秋冬晉荀罃再會諸侯之大夫于戚

襄三年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襄三四年傳　魏絳佐新軍和諸戎

襄七年傳　韓獻子告老立子起○顧棟高曰按九年傳楚子囊曰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是知罃代韓厥將中軍也

襄八年九年傳　子產曰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子囊曰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按是年諸侯伐鄭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欒黶士魴門于北門趙武魏絳斬行栗此為四軍八卿也

襄十年夏遂滅偪陽與宋公　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向戌辭乃

又　晉師伐秦　荀罃

襄十三年傳　荀罃士魴卒晉侯使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

案以後六八更迭為政荀偃士匄趙武韓起以次將中軍黶絳先死黶子盈為范氏所逐絳子舒代韓起

襄十四年春晉士匄會諸侯之大夫會吳于向

自蕭魚而後凡役皆大夫悼公之怠而霸業之衰也汪克寬纂疏

又　夏晉荀偃會諸侯之大夫伐秦

左傳見秦晉交兵門○悼不自將荀偃欒黶一爭而大遜志晉侯之怠也陳傅良後傳○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績蔑有晉侯待於境上視若贅旒皆悼公之怠致諸臣之專恣也汪克寬纂疏○此一役見悼公命將非人委政以階厲也日講解義○文公之霸顛頡以違命被戮舟之僑以先歸受刑況於誤君之大事乎傳大書欒鍼之言以為晉國之恥而能恥者惟鍼一人歸者竟歸死者徒死公無一言方且聽黶逐鞅是偃與黶之弁髦其君君亦自處于弁髦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冬晉士匄會諸侯之大夫于戚

左晉侯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足之會于戚謀定

衛也○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於會抑君而臣是助晉大夫之黨林父罪惡具見張洽集註○晉不能詢求衛侯去國之故而正之乃聽荀偃因之以定衛此晉大夫私於孫氏之過而悼公不能察也趙汸集傳○荀偃本弑君之賊故爲逆賊謀而成其亂自是衛有二君之亂十年晉實爲之也黄震日鈔○林父逐君晉悼不討而使大夫會之且卽會於其私邑是成亂也故是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悼爲荀偃邪說所誤不小矣御纂直解○傳載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弗歸齊人始貳

襄十六年春諸侯會于溴梁大夫盟

左傳見晉楚爭盟門○盧氏趙氏諸說見伯國大夫主會盟門

又 夏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傳又載荀偃欒黶伐楚

襄十九年秋晉士匄帥師侵齊 又傳晉欒魴從衛孫文子伐齊荀偃卒范宣子爲政

又　冬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襄二十一年秋晉欒盈出奔楚

左傳朱氏說見大夫出奔門○欒盈書之孫黶之子書專政權省滅趙宗害郤氏而弑厲公幸保首領而黶之汰虐為同列所忌及乎公時盈與范鞅不相能而盈好施得士尤招疑也故州賓一謗而身遂無所容 季本私考

又　冬諸侯會于商任　錮欒氏

許陸諸說見晉楚爭盟門○欒盈初無大罪范宣子以勢位逼已而逐之又禁錮之使無容足之地其勢無聊安得不作亂使疾之不甚亦不至如此此罪在宣子也執欒盈論欒氏之門書之強隘之虐如火烈可畏盈恐懼修省猶恐不濟乃又用箕遺黃淵等人以固黨不自損抑遂致滅門實盈之罪也 呂祖謙左傳說○

欒盈以譖見逐晉平不察而覆滅世勳亦已甚矣何至勤中夏之諸侯以錮一逐臣范氏專恣如此而平公聽之六卿何以不張晉室安得不替 賀仲軾歸義 ○盈非有犯上行私之罪徒以范氏之讒諸大夫譖激而成及出而奔楚又非君子避不適讐之義故執得因君之怒以疾之動勤諸侯而逞私憾欒氏聞之發憤興禍其敗塗地實范氏之深謀而平公與欒盈俱不之悟也 馬驌左傳事緯 ○范匄驕蹇無狀逞私怒逐欒盈又錮之於所往故齊衛二君黨盈而謀匄晉國大亂是亂晉者匄也叔向但知責齊衛而匄之罪不敢言 姜炳璋讀左補義

襄二十二年冬諸侯會于沙隨復錮欒氏

說見晉楚爭盟門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見復入門○春秋書此不特爲人臣之戒亦著人君不能正身治國防微杜漸而封邑踰制假臣以權卒之亂國程端學本義

○曲沃之民惟主欒氏不知公室晉幾分國而並立矣李廉會通昭十六年晉侯夷卒○主威衰奪政出多門大夫各爲朋黨韓趙范中行氏與欒盈爲仇魏獻子及七輿大夫與欒盈爲黨故欒盈之亡由范宣子逐之其復入由魏獻子主之使政由君出能正典刑羣臣同心以屏邪慝安有此亂黄仲炎通說○盈怨范氏懼范氏挾君以爲名不可攻也不勝忿心遂以無罪始以逆節終矣賀仲軾義

又

冬晉人殺欒盈

左傳見稱人以殺門○士匄逐盈兩年之中再合諸侯以錮之既克曲沃則盡其族而殲之晉國大權皆匄所擅而晉侯徒擁虛器也春秋據事直書而晉侯之失政士匄之擅權不待貶而

自見矣槖菴案○亡同括者欒郤也而欒郤之族未幾皆覆亡欒氏者士匄也而士匄之族不再世而亦亡晉君昏愚無知縱臣下以覆人之族而晉之宗社亦不能長矣家鉉翁詳說○六卿和而諸侯服欒范軋而世伯衰欒盈雖殺而內害已深故齊侯在境師老而不敢戰其師既去會諸侯于夷儀而不敢報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十四年秋公會晉侯等于夷儀

晉受齊之伐逾年而始會以謀伐之諸侯之師既集又逾時而不克伐者何也欒盈之難仇盈者范氏爲甚韓趙知中行之怒猶未深也勢不能和諸卿一衆志以用大師於齊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

襄二十五年傳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是年趙武代范匄

襄二十五年夏公會晉侯等于夷儀秋諸侯同盟于重丘

晉本謀伐齊報朝歌之役崔杼遂以莊公之弒自解夫莊公既死則齊可不伐而崔杼覆載不容之惡不可不討使晉能申明大義命齊人及崔氏之宗黨皆安堵而獨有討於杼躬率諸侯進薄城下齊之臣庶服義懷德各有奮心杼之力能獨抗乎誅其賊置其君以定其國則晉之六卿魯之三桓皆有戢志矣不知出此而以賂罷兵此晉霸所以遂衰而終以自傚與 日講解義

襄二十六年春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左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衞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晉人爲孫氏故召諸侯以討衛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會于澶淵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與孫氏衞侯如晉晉執而囚之○拔衛君之地以助衛之叛臣伯主亂政

亟行僭君亦躬與其事此六卿分晉之始田氏篡齊之基三家專魯之漸也賀仲軾歸義○夷儀之會定亂賊此會復獎叛臣蓋晉之强家皆有弱其君之心故與隣國亂臣聲勢相倚平公暗弱聽其倒行逆施而不察豈不悖乎日講解義○衛之戚豈林父所宜據衛之西鄙豈晉所宜强取以與孫氏所以然者衛之歷世堅輔晉伯皆孫氏父子主其君而為之晉德孫氏而不德衛故衛逐林父則林父奔晉林父逐衎則衎不奔晉而奔齊林父奔晉則晉納之衎奔齊則晉定剽之為君而絕衎于衛也覩于魯之聽衛以從晉文三年孫良夫來聘及盟襄七年孫林父來聘及盟則孫氏父子不特以衛從晉而又為晉以致魯宜晉德之哉故魯與孫氏亦世有盟好澶淵之會三國皆大夫而獨襄公親往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家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襄二十七年夏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宋　秋盟于宋

襄二十九年夏晉荀盈會諸侯之大夫城杞

襄三十年冬晉人等十二國大夫會于澶淵宋災故趙武

襄三十一年傳穆叔至自晉語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爲政者其多貪求欲無厭及趙文子卒晉君將失政矣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不能圖諸侯無不堪晉求讒慝宏多是以有平丘之會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

昭元年春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于虢

又　夏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趙氏說見大夫帥師門○悼公之霸也曰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平公甘棄前猶使天下南鄉朝楚乃復有事於群狄益縁諸卿皆有厚自封殖化家爲國之心故棄遠猷而逐近利耳方苞直解

又　傳冬趙武卒

檀弓載趙文子舉晉國管庫之士七十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

子以為賢大夫傳所載惟輕幣禮使若强人意其大于名義者莫如為孫林父執君及盟宋二事執君無可辨矣而盟宋猶有謂暫得苟安為其功者不知貪五六年之少安而實貽亡國之禍也蓋大罪有九焉失累世之伯業一也諸侯增倍賦二也驅天下王楚三也以弭兵為名而諸侯篡弑吞噬皆不敢問反使楚得執言四也楚人篡弑不敢問遂至無令不從五也君荒於上恣意淫樂更無外懼六也六卿皆安於無事便其私家而公室益卑七也武備全弛戎馬不駕革車四千乘幾無一卒可用八也公乘無人簡車蒐乘君皆不與分晉之禍遂至不可救九也故曰盟宋弭兵所以亡晉也賢大夫顧如是哉婁炳璋讀左補義

昭二年傳晉韓起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杜注代趙武為政孔疏五年傳曰韓起之下有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則六者三軍之將佐也韓起代趙武將中軍趙成繼父為卿代韓起也

昭三年傳叔向語齊晏子曰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

昭九年傳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叔向言于韓宣子乃致閻田反潁俘荀盈卒使荀躒佐下軍

昭十一年秋韓起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慭

昭十二年傳晉荀吳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秋滅肥以肥子緜皋歸又荀吳以上軍侵鮮虞大獲而歸

昭十三年秋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汪氏說見書執門○叔向專以威力導其君而不知仗義執言之用故諸侯有閒而晉亦衰孰謂叔向為賢大夫哉御批通鑑輯覽

昭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傳克鼓而反以鼓子䳒鞮歸

昭十六年傳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

昭十七年秋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左傳王氏樵說見書滅門

昭二十二年傳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荀吳略鼓滅之以鼓子鳶鞮歸

昭二十五年夏趙鞅會諸侯之大夫于黃父

昭二十七年秋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扈謀納公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辭宋衛

趙氏家氏說見晉楚爭盟門

昭二十八年傳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是年滅祁氏羊舌氏

韓起秉政二十二年外不能抗禦強楚內不能彈壓諸卿荀吳范鞅知躒公行賄賂又擅用大師舍楚不事而連年滅肥滅鼓滅陸渾以自封殖起如木偶不發一語是晉之失伯始於趙武而成於韓起也魏舒以下又何誅焉顧棟高大事表

昭二十九年傳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

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宣子之刑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

昭三十一年春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傳陳氏呂氏說見季氏專魯門○晉頃將納公沮於范鞅晉定欲納公沮於荀躒權移於下志不獲伸也家鉉翁詳說○據傳晉侯將以師納公是討意如也范鞅因言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又私於季孫曰必來我任其無咎是曲爲之地欺晉侯而阻其討也晉侯遂使荀躒會之季孫詭爲畏罪乞憐之狀而晉侯討罪之心遂已獨不思當討之賊而可以會禮之乎君被逐而久矣乾侯不容一見臣逐君而列之於會使盡其辭黑白且反易矣僅名分之倒置乎書會責晉侯也誅晉臣也直解御纂○晉侯初立首欲以師納公而一阻於范鞅再阻於荀躒蓋方是時政在諸卿興師討賊非君所能專矣范

荀之黨季氏非獨貪賄亦自爲羽翼也鞅語樂祁北宮喜曲護意如而曰鞅以爲難又曰二子皆圖國者也情見乎辭其後一家卒叛晉其無君之心非一日之積矣　方苞直解

昭三十二年冬韓不信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　傳王使加晉請城成周晉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

定元年春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傳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魏子其不免乎魏子屬役于韓簡子而田於大陸還卒於甯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執以歸諸京師○杜注傳言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爲政也

孫氏黃氏說見書執門○此役魏舒卒范鞅代爲政

定三年四年傳　蔡昭侯拘于楚三年歸而質其子元於晉請伐楚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晉荀寅求貨于蔡侯弗得言辭於范獻子乃辭蔡

晉之號令不行於諸侯久矣 徵會而十六國之君與齊鄭皆至天子之老莅焉蓋諸侯皆懼楚之無厭而思中國之有霸也乃二三執政求貨以阻蔡假旌以辱鄭蓋深懼其君奉王靈以服楚諸侯宗之由是而威柄復收於勢家有不利耳先儒皆罪晉侯之不能非也晉侯初立即欲以師納魯君茲復大合諸侯以拯蔡而伐楚非不知乘時自奮也無如政柄久移墮荀范之術中而坐失此難遘之會耳世未有內治不修而外威可立者也此非晉定之咎實悼平以來不能謹其操柄之過耳 方苞直解

定四年秋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晉伐楚諸侯之利而六卿之害也故晉侯出而六卿忌其有功辭蔡卑鄭而隳其成效伐鮮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伐以顯其績 趙鵬飛經筌

定五年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士鞅前日伐之今復圍之鞅欲立功也鮮虞何罪哉趙鵬飛經筌○晉之伐鮮虞也有加無已一書再書屢書而未有書鮮虞之入犯者晉之惡昭然矣朱朝瑛畧記○侵楚以彊國而君親在行乃墮其成伐鮮虞以彊家而卿爭自樹遂逞其欲高閌然釋經

定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傳見書執門○晉自八卿擅權欒郤韓魏趙知范中行遞將中軍諸卿以次受約由來舊矣自中行偃爲政始有以偏裨而違上令者趙武以降其權益卑黃父之會爲政者韓起也而趙鞅主納王之言適歷之會爲政者魏舒也而范鞅立召季孫之議城成周之役爲政者魏舒也而韓不信主執宋仲幾召陵之侵爲政者范鞅也而荀寅主求貨下陵其上上惡其下傾軋

之謀已非一日今范鞅為政而趙鞅遂樂祁飲之酒此欲辱執政之權非為一宋行人爭得失也范鞅知之故執樂祁釁此怨讐猜疑愈積以故趙鞅為政即疑范中行之相偪而必去之內外相競者八年羣天下諸侯而讐一趙而晉之亂遂不可止嚴啟隆傳註

○范趙爭權競賂也召陵之役諸侯皆貳乃復執宋使權臣相傾不顧國是如此御纂直解

○范趙不和萌芽於此顧棟高大事表

定八年傳宋樂祁卒于太行士鞅曰宋必叛晉乃止其尸以求成○夏齊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定八年秋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晉人使涉佗成何盟衛侯捘衛侯之手及捥衛叛晉故侵

晉以求貨失蔡又以羽旄失鄭又執行人失宋今以捘捥辱衛趙氏意在分晉惟恐人之不叛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定九年傳秋齊侯衛侯伐晉夷儀次于五氏杜註為衛討也

定十年夏晉趙鞅帥師圍衛報夷儀也晉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執涉佗以求成于衛衛人弗許

晉凡役皆侵而此獨圍者衛嘗伐邯鄲午於寒氏趙氏之私怨也故盡力以求逞焉方苞直解

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年趙鞅權范獻爲政

左傳王氏毛氏說見以邑叛門○前此欒盈奔楚復入于晉入于曲沃不書以叛者晉之威刑猶足以制之也故續書殺欒盈逮此遂書叛又書鞅歸于晉而無執殺之文君之威權奪於鞅或叛或歸莫敢誰何矣沈棐此事○晉之六卿弁髦其君瓜分其國皆不臣之徒也而趙氏尤橫即以衛貢一事言之午非叛臣罪不至死鞅以私怒不請於晉君而擅殺之寅以甥故而黨午吉射以姻故而祖寅遂至連兵相攻矢及君屋平情定罪當首鞅而從范中行特趙氏有韓魏之助終以歸國而范中行遂至滅亡公年以成敗論人重與鞅而深誅寅吉射春秋以爲均之君

側之惡人也均以叛書張尚瑗公羊折諸引李梧岡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吉射鞅之子

又

左傳家氏說見以邑叛門○晉政下移六卿以賄爲政始相忌繼相惡趙鞅以私憾圍邯鄲殺午午黨荀寅士吉射伐趙氏鞅奔晉陽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奉公以伐荀范寅吉射奔朝歌家自有兵入自爲政動干戈于邦內皆有無君之心故春秋槩書曰叛洪咨夔春秋說○晉侯聽荀躒之言遂舍鞅而伐范中行氏鞅未遂而伐之此范中行所以不服也至於伐公不勝而奔朝歌比於趙鞅則效尤而更甚焉其罪同故書法亦同朱朝瑛畧記自此范氏中行氏出惟存知趙韓魏四家分晉之勢成矣梁嬰父范臯夷之代荀范傳不言疑爲卿而不久也齊召南左傳注疏考證○晉伯之衰以欒盈之叛晉伯之絶以趙鞅荀士之叛張自超宗朱辨義

○傳曰邯鄲午無罪鞅殺之不忌君矣寅吉射亦無君命擅興師是以亂易亂也入逆辭也鞅入晉湯寅吉射入朝歌是皆專土背君故書曰叛三子之罪鈞矣鞅何以歸晉國無政也韓魏者黨趙氏逐二子召鞅而歸之後卒以分晉郝敬行說畧

又

晉趙鞅歸于晉

朋比之俗成內植黨外結援而國非其國矣晉三卿先後叛韓魏惡荀范而黨于趙乃爲鞅請而歸之討荀范則不遺餘力是同罪異罰也荀范挾齊魯衛鄭之助不能勝韓魏趙之強晉於是爲三家分矣信乎人臣有黨非國家之福洪咨夔春秋說○韓魏爲請而鞅歸三晉兆矣黃震日鈔○鞅寅吉射之叛其罪均鞅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春秋無所與也蘇轍集解○三卿之叛知躒請皆逐之而韓魏獨爲趙氏請于是范中行逐而趙氏

得歸晉之六卿其存者四卿韓魏與趙合而知氏亦孤三家分晉之本成於是（朱朝瑛畧記）○叛臣得歸晉爲無君矣曰晉趙鞅歸于晉晉無人之辭也晉地非不廣而六卿以爲私邑則晉君無土矣晉地非不廣而三家以爲私邑則晉君無民矣（賀仲軾歸義）

趙鞅據土阻兵樹援要主惡莫大焉公羊氏旣以除君側之惡文其奸其歸也穀梁氏又曰貴其以地反也許改過也何其爲賊所愚而庇之深也鞅之歸果以地歸君乎抑仍擁爲巳有乎延及繼世尹鐸爲之保障無恤據以自安晉陽之終爲鞅有明矣邯鄲遠絳而晉陽近入國而挾君以逞則又孰在君側者鞅之歸也惡以稔也奚改之有春秋書歸傷晉之無君而逆臣復入之易爾（王介之四傳質）○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許哉其言之也昔士鞅取貨納魯

非克荀寅求賂侵楚無功諸卿貪昧漸已成習范中行之黷貨固不在趙鞅求貢之後也是時中國之大如魯衛宋鄭罔不折而入于齊君孤立于上而臣交爭于下分權樹黨勢不相容鞅也而殺邯鄲午寅也吉射也爲午而伐鞅躁也不信也曼多也爲鞅而伐范中行氏鞅據晉陽寅吉射據朝歌專殺專伐其罪均也乃荀士不反鞅獨書歸者趙氏之黨盛矣趙鞅專國構怨罔休今年伐朝歌明年伐邯鄲況復戰于鐵以讐鄭討萇弘以偪周討餘黨以侵鮮虞凡皆爲范中行之故而無關於晉國之事也愛憎自鞅出君無與知以視荀士之亂政又加變矣馬驌左傳事緯○餘見書歸門

定十四年夏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謀救范氏中行氏也二氏晉之叛臣也齊陳氏之黨景公知之

矣魯季氏之禍定公見之矣然齊有伐晉之舉魯有脾上梁閒之會貫仲軾歸義

定十四年傳冬晉人敗范中行之師于潞〇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政于趙氏趙氏必得晉國文子使告趙孟曰范中行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趙氏定焉用生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于知氏知伯從趙孟盟

哀元年傳夏齊侯衛侯會于乾侯伐晉救范氏〇冬晉趙鞅伐朝歌

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趙鞅怨衛助荀士未有以報衛人立聵之子輒因納聵以爭國書鞅帥師著其志在亂衛也御纂直解

又　秋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傳齊鄭輸范氏粟士吉射逆之趙鞅禦

鄭叛晉從齊故轉粟餉范氏助范氏以抗晉趙鞅者范之仇也故禦之趙汸集傳

哀三年傳冬趙鞅圍朝歌荀寅奔邯鄲趙鞅殺士皐夷

哀四年傳九月趙鞅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齊國夏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

哀五年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

又　夏晉趙鞅帥師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

衛助齊以黨荀士荀士奔齊矣鞅度齊強而荀士未可猝制故舍之而伐衛是時蒯聵尚在戚計納聵而得衛則可弱齊而孤荀士也 直解 御纂

哀六年春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

直解說見晉伐門

哀七年春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趙鞅伐衛未服故又侵焉曼多助鞅者韓魏睦於趙也 直解 御纂

哀十年夏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助衛輒而蒸荀士故鞅乘其有吳師遂不恤齊喪而侵之鞅罪大矣 御纂直解

哀十三年秋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家氏說見書侵門

哀十四年續經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哀十五年續經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哀十七年附傳 衛莊蒯聵自戚入于衛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主請君與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也衛侯辭以難夏趙鞅圍衛

哀二十年附傳 冬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使往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是年趙鞅卒知瑤爲政

按晉自趙武盟宋後數十年不出師雖有上中下軍之名而將佐諸人俱不見於傳無可考但據昭五年傳云韓起之下有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正義云六人是三軍之將佐也晉中

軍以次更代韓起卒而趙成中行吳二人先死故以魏舒代舒卒而范鞅代范鞅之後次當及知盈而盈卒於昭九年其子躒輩行幼周而復始次當及韓而韓起之子須亦先卒其孫不信輩行幼故當及趙成之子鞅是為趙簡子簡子為政二十二年而卒次當及中行而中行吳之子荀寅前已為趙所逐次當及魏而魏舒之孫曼多輩行幼次當及范范鞅之子士吉射亦為趙所逐次當及知知瑤乃知躒之孫盈之曾孫也是時晉六卿為四卿知伯強三家畏之故瑤輩行幼而得越次以代 顧棟高大事表

哀二十三年附傳 夏荀瑤伐齊

哀二十七年附傳 荀瑤伐鄭

悼四年附傳 荀瑤圍鄭門於桔柣之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趙襄子由是惎知伯

張溥曰左氏終智伯通鑑始智伯一以示興亡之戒一以著周秦之端晉陽之守趙以仁興決水之禍智以驕滅此興亡之戒也晉分則秦強秦強則周亡此周秦之端也　閻若璩潛邱劄記

○陳氏專齊　欒施公羊說辨

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修明君臣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再田氏能竊國乎景公不能用且厚斂焉是驅民而歸之也　眞德秀大學衍義十七

齊大夫見經者十有八人高氏八人國氏五人仲孫崔杼慶封欒施陳乞皆以事見經齊自隱三年入春秋至莊之二十一年皆不稱卿之名氏是時諸侯擅政大夫未專也高傒以莊二十二年始書自宣成以來大夫專盟會侵伐而弑君出奔之事始見於經在惠公時高

固不固君命來魯逆子叔姬至惠公卒而崔氏奔衛則大夫之亂萌起於此至頃公時高國專會於無婁靈公時國佐出與諸侯盟伐高無咎出會大夫崔杼三與諸侯盟會皆大夫之專也終之無咎奔莒國佐高厚見殺遂成崔氏弒莊公之禍景公繼莊而立大夫奔亡尤多於前襄二十八年慶封奔魯二十九年高止奔北燕昭十年欒施奔魯哀六年國夏高張奔魯考其所致之由類以擅竊國柄市威弄權至其甚也不能相容自取竄辱皆人主養成之也馴致悼簡之間陳乞弒君立君皆出其手遂有臣而無君矣譬諸有家者門內乏主上下無制而强奴悍婢傲然自恣陵躒乳稚而不恤也沈棐比事

景公親踵莊公之難堅冰已形玩忽不戒授政强家卒之姜弱嬀昌國遂隨之非一朝夕之故矣使齊之政權不下移則國豈易量哉鹿門之敗姦宄相尋高唐之請封殖益厚至於南郭之謀乞遂始禍舒

州之事常繼稔亂齊欲不爲陳氏不可得也是齊之微實由大夫之專然使人心未移雖授陳氏以柄其敢居哉而齊自叔季以來山澤之利盡歸於國偪介之關暴征於民於是陳氏得以售其濡沫之惠公族之無邑者盡反之貧約之無粟者盡予之陳氏欲無得民亦不可得矣是大夫之專實因人心之去然使齊之禮義素明雖陳氏日以厚利誘民民心豈易搖哉而齊之家法並妻匹嫡無以示詒世之訓反坫塞門有以開僭上之源惠頃之世私家以强崔慶之亂不能正之於先欒高之亂不能正之於後是以景公衆之內嬖孽于敵嫡庶之爭外助强家素君臣之義齊民不復知逆順之理尊卑之分欲其不歌舞於陳氏亦不可得矣是人心之去又生於禮義之不明雖然禮義由賢者出苟能用賢爲國以禮明民以義何至爲非禮不義之舉哉而齊則慶封方去高止復專獨一晏子之賢周旋於陳鮑欒

高之間逆知陳氏之患而不得去雖正言於燕閒之頃竊歎於食享之私力不能爲惟稱政與邑不出而已則欲禮義著明人心正固不可得矣是禮義不明又生於仁賢之見棄也 李琪列國世紀

田氏之無君久矣晏子謂禮可以已之而景不用孔子請討陳恆而魯哀不從勢成篡奪康公遂有海上之遷又二年田和會魏楚衛于濁澤求爲諸侯魏文侯亦大夫篡立者爲之請於王威烈王既命晉三大夫矣安王之於田和烏得而勿許天下之强國七大夫之篡者四君臣尊卑之分文武封建之法至是盡壞昔者齊景問政孔子對以君君臣臣景公能行夫子之言正紀綱辨上下謹履霜堅冰之戒則陳乞陳恆不至於弑二君康公不至於食一城矣 王應麟通鑑答問

齊景以國家子孫委之陳氏可慨也陳恆弑簡公十四年之夏也春秋於是春獲麟先絕筆焉安知不爲齊陳恆哉 張溥列國論

史趙對晉侯曰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昭八平傳）其謂舜宜百世祀者吾滋惑焉春秋亡國數十大抵神明之胄也周封炎黃堯禹之子孫及是多淪滅數聖人之德舉不足昌其後邪蓋陳氏有國迨爲若言以著其當代齊云爾周史之筮懿妻之卜皆是類也亦足明左氏之書出於戰國矣（陸粲子氏鐫）

田完奔齊傳稱孟滑孟微而不顯迨文子遭莊公之弑去齊後歸於是自晏子而下能卓然不汚於崔慶者唯文子耳慶氏之敗陳氏有功桓子爲政而陳氏漸彊矣高國上大夫也靈莊以來國佐高厚皆殺高止又逐天子之命卿微且不振凡以爲田氏驅除也吳札來聘識齊政之有歸韓起來盟知欒高之必敗二惠之子弗克保世而鮑子復黨于陳氏其與姜氏爲偶者誰乎景公齊之顯君也始而挾乎

崔慶繼而制于陳鮑而跡其所為又田獵臺榭之是尙疾作則責效於祝史見則乞盟於蔑晏嬰進戒聽而不行而陳氏方且驟施於民要譽於國卽齊無事猶將得志而況其君縱刑其臣者酒也馬驌左傳事緯傳記晏子之言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韓非子外儲篇亦載此一事而論之曰景公不知用勢晏子不知除患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不乘君之勢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拔宋討華向衞滅孫甯國勢以安卽齊之弑逆如崔慶一經誅夷舉國帖然陳氏厚施數十年勢埒耕國實君臣知之明而制之不勇也張尙瑗左傳折諸田氏擅齊禍始于景公三家柄晉釁鍾于平公虒祁遄臺宮室同也王鮒少姜子猶嬖奴寵嬖同也縱陳鮑以滅欒高任范匄以屠欒氏大權旁落同也故晏子叔向相語至於太息流涕也又齊臣初則高國秉政國佐殺而崔慶專慶封奔而欒高寵欒施奔而

陳鮑強鮑牧死而陳氏獨立制齊矣張用星左氏聚卷首左辨

襄二十八年冬齊慶封來奔　二十九年秋齊高止出奔北燕

左傳張氏說見書奔門

昭十年夏齊欒施來奔

左傳見書奔門○觀八年傳載齊子尾卒子旗治其室子良將攻之子尾之子高彊也陳桓子授甲將助之聞子旗之言和之如初一事桓子非助高氏也將承二家之敝而取之聞正言而止未幾乘其飲酒卒伐而逐焉以分其室則無守之情見矣二惠既七姜族始弱陳氏之爲斧斤斯伐齊室豈一日之故哉陸粲左氏鐫○齊景淫於刑而吝於施爲陳氏毆民惠欒高宜燕厲戒懼圖制禦陳氏之術而怙寵嗜酒不知怨積禍發晏平仲切切乎齊將爲陳之憂苟乘兩家之釁數其罪俾國人併逐之豈非與公室

之機然聽欒之奔助陳之大何也洪咨夔春秋說○欒高陳鮑以私憾生爭至動干戈於國中不忌其君之故也陳氏遂階此以竊國日講解義○齊之公族欒與高國皆陳鮑之所忌也欒逐而高國弱高國逐則鮑氏孤而田齊之勢成矣余懋學○子旗之父子雅子良之父子尾皆惠族也子雅之卒晏嬰歎曰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所云二惠正指欒氏與高氏也鄭文蘭辨義○此齊陳興廢一大關鍵夫子書此係春秋節目是時齊使陳鮑分二氏之室陳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齊邑且公族甚衰桓子乃召高氏所逐子山子商子周欒氏所逐子城子公公孫捷皆反其邑益其祿厚給其衣屨幃幄器用凡公子孫之無祿者私與之邑國之貧弱孤寡者私與之粟而民心歸之陳氏至是益大矣毛奇齡傳○此欒施來奔傳為

陳氏簒齊張本以陳氏爲主前叙欒高出奔後敘無宇新政陳氏所以興也欒高强於陳鮑無宇欲翦除久矣前此二族有隙欲傾之卒不能其心蓋嘗一日忘二族哉欒高不知所戒耆酒則自防者疎多怨則助之者衆信內則賢才不與爲謀皆可乘之機也無宇旣寵於公又睦於鮑遂憑空撰出將攻陳鮑之言使人告陳亦告鮑蘇地風波皆無宇爲之姜炳璋讀左補義○陳氏移齊成於二惠之不競然二子亦竟敢伐虎門稱兵內向矢及君屋平日感概齊其陳氏之晏子亦不得不覗竊姑舒義旗所指其如之何哉使二子得志不即爲曲沃京櫟乎從來權之所在鮮不爲患也張尚瑗左傳折諸○公羊知晉有欒氏而不知齊亦有欒氏改齊字爲晉字此直於春秋時事茫然不曉也此一出奔正齊陳與廢關鍵春秋所以書也况晉欒氏早滅于襄公二十三年

距今已三十三年矣安得猶有晉欒氏在邪又公年拆諸

哀六年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齊陳乞弑其君荼

左傳見書奔書弑門許氏王氏說見書奔門陳氏說見書弑門

○齊之亂景公舍長立少實爲之而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皆墮陳乞之術彼其欲立陽生而請立荼於君以爲設欲去高國而交鬭諸大夫以爲僞欲盟大夫而稱受命鮑子以爲誣欲弑孺子而言君辠不信羣臣以爲激心梟獍而情鬼蜮矣洪咨夔春秋說○時已政由陳氏公即早建太子猶能間羣公子爲難況荼少母賤授以社稷能無變乎荼如奚齊卓子陽生如夷吾重耳陳乞如里克而國高不能如荀息事益殆矣張溥列國論○人臣之欲竊國者非先有所廢立則不足以制主而籍服其臣民故乞構景公以逐陽生及荼奪長以立則又挾陽生以弑荼而立之計其

廢荼立陽生之日必且執長幼之序以告國人曰國乃陽生之國也而後鮑牧之徒惟其所命而不敢爭王介之四傳質○陳氏不去高國荼不可弒也平仲盡心公室無字忌之久矣第以素有重名公與國人皆所心服不可逐耳迨平仲卒乞遂借高國之奔并晏圉逐之姜炳璋讀左補義

哀十一年夏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左傳見書戰門○吳師之來齊人皆知齊必敗卽當堅守勿犯其鋒況齊患在內不在外陳氏弒主專國又值新喪危疑之會也國書為齊世臣宜修政以輔幼君安得貪戮兵柄陳氏推書豈以兵柄讓書哉是使其以不義結怨以犯難買禍耳書在術中而不悟也御纂直解○傳益深惡陳乞也前此伐齊舟師為齊所敗何至師未至城下而三軍皆死氣也卽知強弱不敵如秦

師濟河焚舟而晉師不出可也乃乞以死事子弟以得志自子是何心哉蓋齊之强族屏逐一空在朝特立有爲之士皆預兵政留之不利於陳氏東郭書先登受賞尤所深忌故乘吳師之來乞以精銳守城以羸卒拒敵名雖三軍實不堪用驅至艾陵舉忠義之臣而悉空之乃惟我所爲乞所謂得志其以此乎或交相厲死或歌虞殯或具含玉或問遠國以琴未臨陣而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傳爲得志二字寫照而三軍並殲並陷其弟乞可勝誅哉經書國書主此兵也傳罪陳乞正其本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附錄學史

哀十四年夏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　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

傳齊簡公寵闞止及卽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弗聽陳逆殺人子我逢之遂執以入逆陳豹爲子我臣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逆告陳氏成子兄弟四乘加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子我

陳氏專齊

出陳氏追殺之陳恆弑公於舒州弑之孔某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子告季孫

孔子請伐齊使請而得也經將大書特書亦二百四十餘年一大快事請而不得春秋可以絶筆矣馬驌左傳事緯○胡氏解請討陳恆事云春秋之義弑君之賊人人得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抑思孔子有何權柄而得擅發邪紕繆已甚王若虛滹南遺老集

○宋衛亂臣

春秋政逮大夫之世齊晉既舉國歸諸其臣魯三桓秉政其不為齊晉者幾希宋衛鄭與魯其國相等鄭七穆爭權其亂最先賴子產生而靖之又啟之以子皮繼之以子太叔鄭遂不受臣禍衛本有石碏純臣及甯俞孔達之忠輔洎乎末造猶以多君子著聞而其間乃有逐君大慼之孫林父于時弄兵叛君相沿成風雖忠臣之後嗣亦相胥以叛甯殖俞之後佐孫氏逐君而孔達之後孔悝亦為逐輒立蒯

噴之與宋華督弑君而得命氏世執政權其系出於戴公謂之戴族
向氏魚氏蕩氏同爲桓族華元向戌以才名顯要非忠欵純篤而沐
侈之習聞於列國魚蕩謀弱公室以彭城出奔華氏之難敢於誘殺
羣公子與元公爲難南里之據連兵經歲而後出奔宋之叛臣爾搆
大難所恃之大國惟楚衞之叛臣爾矣逐君所恃之大國惟晉楚不
足責晉君亦昏授權於臣其臣交結魯衞叛臣倡爲天生季氏以貳
魯侯之邪說以爲趙魏韓貳晉之漸良可嘆也張尚瑗左傳折諸卷首

春秋中世以後諸侯之大夫多自結於強國魯之季氏衞之孫氏宋
之華氏皆結於晉者也故君臣見疎於大國臣反挾大國之援以脅
制其君亂亡所從始也家鉉翁詳說

宋自穆公入春秋殤閔禍起肘腋惟桓公最賢值齊之霸外內乂安
權正於上襄成紀綱不失昭公時朝廷起禍殺其大夫司城子哀來

奔而華孫結援於魯文公之時書華元帥師來聘至共公沒華元奔晉魚石奔楚殺大夫山諸臣爭權擅私各倚强國失制於其臣矣成十五年華元會鍾離始有會諸大夫之文十六年華元會沙隨始有會諸侯之文未幾而魚石復入借楚援以梗宋國原其禍端所起蓋自文共以來偏任華元以制國政任偏寵固怨讟之府也是魚石之亂自華元召之自文公致之由是華族日盛終平公之世華元戚會戚華閱復會戚襄十七年華臣奔陳二十九年華定城杞昭六年華合比奔衛其橫據宋國皆華氏黨也而向氏復起與國政襄十五年平公使向戌來聘遂盟於魯以君命聘而擅盟則向氏之專不下於華氏至襄二十七年昭元年又兩合晉楚之大夫其强可知陵夷至於元公不能收其威柄又復甚焉二氏之族終為宋患昭二十年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二十一年自陳入宋南里以叛二十二年自宋

南里出奔楚夫出奔亂也入叛逆也爲人臣而敢爲亂逆又非特專僭而已華向之禍方息欒氏之族復起欒大心以昭二十五年會黃父至景公時欒祁犂會尼專宋權可知終於大心奔曹又其甚也亂生於兄弟之間公子地奔陳公弟辰仲佗石彄亦奔陳復入蕭以叛欒大心自曹入蕭以從叛黨而辰又自蕭來奔由景寵向魋致禍也觀春秋之世皆由人君弱於威制怠於政柄不能獨任善人遠屏私昵以杜羣臣狂逞之心故太阿假人而權勢陰移也（汝棐比事）

春秋時宋最喜事春秋之局變多自宋起其先轉伯爭伯其後華元欲合晉楚向戌以弭兵爲名舉中原折入於吳楚皆爲禍首厥後南里之叛吳楚帥兵以助叛人夫非自宋階之厲歟（顧棟高宋執政表序）

宋討桓魋（哀十四年傳）司馬請瑞於君以發兵見宋之兵權猶在君所以華向之屢叛不能振國魯則兵權全在三家孔子請討陳恆與宋景

討桓魋同一年事而魯君畏葸亦以兵權不屬耳張尚瑗左傳折諸卷廿八

孫氏世執衞政而自結於晉之彊家見惡於君挾地奔晉爲衞患者幾四十年魯之季氏亦然晉君聽於彊家而庇夫叛臣以致衞獻魯昭窮於無告而不知晉社亦陰移於大夫矣日講解義成七年

孫氏以衞武之裔爲國正卿良夫執政積有年歲其子林父繼之世掌國權驕恣無上定公惡其專也林父於是懷私邑以出奔既又挾大國以求復長惡表君蓋自定公之世而已極矣乃甯殖以武子之孫賢者之後而專國不臣比於林父父子弒逆宗祀忽諸獻公之出也兵由孫氏殖固未與其也雖名在諸侯之策孫甯同誅若論首惡端歸林父殖有悔心戒子掩惡甯喜止知父言之可從不顧弒君之非義然猶曰殤之賊獻之黨也彼林父何人耶奉殤不終讐獻不忘據邑叛國猶洋洋滿志坐享戚氏之六十奏樂擊鍾無所顧慮總由

晉庇之也昔林父執政事晉惟堅而結晉之大夫尤厚輦之職皆如之伐皆從郤克其初出奔也以戚屬晉歸衛以後晉屢為會則盟于戚晉悼謀鄭則會于戚城虎牢則會于戚通吳則會于戚以孫氏之食采忽為諸侯之孔道無非炫燿寵靈以震動國君既而逐獻立殤晉為之會獻入出奔晉為之主庇賊受地為逋逃主晉之君卿大夫皆孫氏黨也殖喜無君其惡一也殖附晉則親之喜背晉則執之孫甯無君其惡一也林父附晉則親之喜背晉則執之征討不明惟行私意晉之於人國也罪其不附已者而已矣馬驌左傳事緯

晉悼霸功方熾聽林父之逐君立剽則荀偃之謀也及平公踵謬置衎於夷儀則士匄之謀也迨剽弒衎復乃執其君以戚田予林父則趙武之謀也澶淵討衛之歲至昭七年衛襄公卒是時韓起為政林父既卒是非漸明而後知林父之為賊知諸臣之庇賊乃弔使往戚

田歸焉姜炳璋讀左補義昭七年

桓二年春宋華督弑君會于稷以成宋亂

張氏說見大夫書氏門華孫

文十五年春宋司馬華孫來盟

穀梁家氏趙氏顧氏說見宋大夫書官門張氏說見來盟門○宋人殺司馬使華耦代之且來盟然後弑其君則知外結援鄰國內假手於襄夫人以成鮑之篡者華氏也華元司寇華御事之子代公子成爲右師蓋鮑與夫人所位置者固知晉大夫可以貨取盟主不足忌於是使華耦來盟既而晉衛陳鄭討宋而晉不與晉受賂而還華元卒相文公者華氏之謀也趙汸屬辭

宣二年春宋華元帥師戰于大棘

成四年春宋華元來聘　八年春再來聘

成十五年秋宋華元出奔晉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十八年夏楚鄭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左傳見書歸門家氏說見殺大夫門張氏說見復入門○彭城之役晉悼公謀霸之首事也宋平初立華元秉政桓氏怙寵宗蕩覆公室倚楚爲援鄭又助之彭城淪沒吳晉不通楚人將以大伺中國虛打一怒諸侯協從悼公於是乎平宋亂馬驌左傳事緯

成十五年冬宋華元會鍾離　十六年秋會沙隨　襄元年春會圍宋彭城　二年冬秋再會戚

襄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襄十四年冬宋華閱會戚

襄十五年春宋向戌來聘盟于劉　二十七年夏會宋　昭元年春會虢

襄十七年秋宋華臣出奔陳

傳說見出奔門

襄二十九年夏宋華定會城杞　昭十二年夏來聘

昭六年夏宋華合比出奔衛

昭十一年秋宋華亥會厥慭

昭二十年冬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　二十一年夏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二十二年春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見大夫以叛門○人臣敢於抗君豈一朝夕之積哉華父督弒君不討而立華氏自是累世為司馬向左師戌外交晉楚以自封甯卽其子富貴驕侈日益月長遂犯上作亂而不忌始則君臣交質而盟繼也君臣析門而守終則君臣分黨而戰害

於國凶於家世權之禍也洪咨夔春秋說○華向懼君之害已而首禍誘殺羣公子且劫君而質太子悖亂極矣將討而奔陳陳宋之仇欲因陳以爲亂也元公復信讒將誅華貙激而生變遂外召華向華向入宋志在覆宋倘非宋使樂大心等禦諸橫宋其覆矣於是居盧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以守分國相爭君懼將奔矣賴齊之助僅而能勝其後晉會諸國敗華氏圍南里而楚人釋君助臣使薳越帥師抗諸侯之討晉畏楚固請諸宋而逸賊矣故不書晉救以略晉特書奔楚以罪楚御纂直解

○元公宋君之有志者也助其力疾討季孫而旅卒豈受制於賊臣者哉於是欲除華向而華向先發執羣公子求免不得天經地義絕矣自古無君臣交質能全其始終者公發憤討賊與華費遂謀一舉而敗之華向皆奔亂已結局而多僚譖兒發難

貙爲陪臣張匄所劫誅僚以叛自華向貙匄合而華氏遂不可制華氏以南里叛華登以吳師至是時惟一廚人濮與齊戌之烏枝鳴爲公紓患敗吳師華登復帥吳餘衆敗宋師賴國人忠義之氣揚徽而從用劒而從裹首一呼僞得華登而吳師再敗不然晉雖救之不且無及哉踰月公子城始以晉師至晉救不速也荀吳帥諸侯之師救宋不書救不成救也諸侯之師何難尅期勦賊乃彼此觀望而奮不顧身者獨公子城大敗華氏諸侯遂圍南里華亥搏膺一呼巳是束手就縛貙又犯圍而出使登如楚乞師諸侯防禦不力也幸楚不助攻諸侯之戍請出華氏其云固請于宋可見宋君有殺賊之志國人有必死之心無如列國之卿俱怠於成而畏楚也討賊義旗草草結局大書入叛出奔由晉之無能也 姜炳璋讀左補義 ○宋自魚石出奔羣臣亢而

效之動輙以奔爲亂始其奔也或楚或陳或曹皆宋讐也挾讐來者以敵宋故勝則入國敗則出奔宋竟莫可如何華氏向氏爲宋彊族華元執政向戌爲左師歷年已久自華元既沒而華氏出奔三見於平公之世君臣已不睦至元公時華向之徒羣然與亂甚且殺而質質而奔奔而入入而出君臣日戰春秋以來亂賊未有如華向之甚者也向甯向戌之子華定華亥元之孫也元比襄夫人而昭公弒戌謟君夫人而太子死權傾一國寵逼人君及其子孫保無敗乎元公去之無術忿一時之詢而激三歲之變南里之入分國而處非若魚石之僅據彭城也華登以吳師至敗而求援于楚諸侯聞之而讓成楚功若將恐後緩追逸賊宋與列國皆有憾焉是以康侯之論以不能執叛戮賊責楚以不能竭力內討責宋以不能協心外救責諸侯至使披

國叛君之賊保裨首領誠爲春秋一大痛也馬驌左傳事緯

昭二十五年夏宋樂大心會黃父

昭二十七年秋宋樂祁犂會扈

昭三十二年冬宋仲幾會城成周被執不受功

定十年秋宋樂大心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傳說見出奔門以邑叛門○宋景公之世有樂大心之奔有公子地母弟辰仲佗石彄之奔奔而且入邑以叛其後復有向魋之叛奔向巢之奔皇瑗之奔公既卒而大尹又奔其奔其亂數數然也春秋之末宋亦多事矣昔者元公嘗國華向攜難取太子與母弟辰公子地爲質二子固與公同患者也華向奔而宋

易六卿以樂大心爲右師因宋所求治而擇焉者也乃至是而奔亂交作問其所由則以寵向魋之故也或爲國大臣或爲君介弟公會不能安之衆叛親離恐自嬖倖爲禍始焉馬驌左傳事緯

哀三年夏宋樂髡帥師伐曹

哀十二年秋宋向巢帥師伐鄭

以上宋亂臣

宣七年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

成二年夏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新築

陳氏說見大夫帥師門

又 衞孫良夫會戰于鞌

成三年秋晉郤克衞孫良夫伐廧咎如 冬衞侯使孫良夫來聘及孫良夫盟

成六年春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成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晉　十四年自晉歸于衛

左傳見書奔書歸門○孫氏專衛自良夫始良夫見經六專盟者二專兵者四會盟征伐既一出其手世及其子安得不橫哉定公不忍其橫未加譴而林父奔晉訴於大國內抗其君其罪可勝誅乎晉不能治反戚於衛與其臣以逆其君十四年卒自晉入衛厥後浸淫其惡卒至叛逆由晉之右叛臣以亂人國也趙鵬飛經筌

○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強國以抗其君衛之孫魯之季其尤者也林父自結於晉之權臣為日久矣至是奔晉挾盟主以抗其上未幾返國值衛衎繼世不能君遂稱兵犯上卒之入戚以叛為衛國患者幾四十年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為之家鉉翁詳說

○書自晉罪晉之容惡也書歸衛罪衛之失刑

也獻玉闕疑引謝氏○晉受衛國逋逃罪戾之臣又彊歸之林父之罪著矣晉厲之惡顯矣衛定不能辭以大義而受之其不能君又可知矣日講解義○林父以戚奔晉定公如晉恐其挾晉卿爲害而先以其惡訴之也晉不能討林父竊邑叛君之罪但反戚以結衛之歡徐圖林父之復甚晉卿之謀也姜炳璋讀左補義○王氏說見書歸門

成十五年冬衛孫林父會鍾離　襄二年秋冬兩會戚　五年夏會吳善道　七年來聘及盟　十四年冬會戚　十九年夏伐齊

襄元年春衛甯殖會圍彭城　二年夏會侵鄭　十六年夏會伐許

襄十四年夏衛侯出奔齊

傳說見出奔門○傳載師曠對晉侯問衛出其君之語以爲其

君實甚此言不可以訓未幾會戚定衞出於荀偃黨逆之謀而彼矇者亦若與有力焉不然以悼公之明釋君而臣是助非有以濟移其心志者詎至是乎陸粲左氏鐫

襄十九年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林父逐衞侯奔于齊故獨伐齊林父之惡極矣亦以病晉侯也日講解義○伐齊卽有晉命然獨不日故生在齊非臣子所敢加兵乎傳稱欒魴同役春秋削欒魴不書專罪林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二十六年春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諸說見以邑叛門晉卿專國門

又　衞甯喜弑其君剽　秋晉人執衞甯喜

傳說見弑君執大夫門○甯喜弑剽則討孫林父逐衎何以不討以林父善於晉大夫也晉悼以衞人出君之故一問之師曠

再問之荀偃至平公則直言衛侯之罪其爲奸黨所蔽如此張尙瑗左傳折諸○定姒之命鱄甯殖之命子皆亂命也其最中賊臣之欲者尤在政由甯氏一語喜何嘗必欲踐其父之言而失心於故君哉亦曰專祿以周旋耳亂臣賊子起於一念之私而患得患失遂無所不至林父以是而逐君叛君者卽甯喜以是而弑君也姜炳璋讀左補義○晉人之處衛事前已大謬至此惟有並誅孫甯以定衛而已復因林父而執君家氏謂由晉臣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交相爲亂以爲彼剖分宗國之地是也又

襄二十八年夏衛石惡出奔晉

傳說見出奔門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觀衛靈公出奔政自陪臣出也當時齊豹宰大夫北宮喜之徒

作亂逐靈公于外至公得歸乃齊氏之家臣渠子召北宮子同謀北宮氏之宰不與其謀乃殺渠子滅齊氏而公入當時北宮子爲家臣所制俯首聽命齊氏之亂平皆北宮宰之力或以爲陪臣專政自陽虎始不知數十年之前已有北宮宰矣呂祖謙左傳說

以上衛亂臣

○魯政下逮 歸父如晉傳事辨

自僖四年公孫茲見文元年叔孫得臣見而叔孫氏强矣僖十五年公孫敖見而仲孫氏强矣文六年季孫行父見而季孫氏强矣葉夢得傳

魯三家之横始于文而成于昭權去公室文公之罪也三家子孫繼自僖公而僖之世固未嘗敢專也至文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爲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東門氏則襄仲見于經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

非如則伐其横尤甚故魯受禍尤速然極其源君非文公忘懦不君則大夫亦未遽專也即位之初霸主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率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朔怠惰昏庸不出寢門何以爲國宜公室寖弱而權移于人也趙鵬飛經筌

自隱失權於翬莊失權於慶父文失權於仲遂宣失權於歸父襄失權於宿斯昭失權於意如宋樂祁曰魯君喪政四世矣政在季氏三世矣晉史墨曰季氏貳諸侯爲日久矣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況定哀以後哉李與列國世紀

自平王東遷隱公始專征伐至昭公十世而大夫逐諸侯自宣公失政季氏始專魯國至定公五世而家臣囚大夫陽虎事季平子至桓子而亡歷昭公定公纔二世曰三世者孔子於未亡也言之以爲不過此也諸侯可以竊之於天子則大夫亦可竊之於諸侯陪臣亦可

竊之于大夫其理之逆必至於此程公說分記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能干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猶不可專況大夫乎大夫猶不可專況家臣乎春秋之世列國專恣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未幾而諸國大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陵夷可傷甚矣是時季氏以大夫專魯國之政陽虎以家臣專季氏之政孔子之言蓋傷之也眞德秀大學衍義

夫祿去公室而政歸大夫大夫之勢宜益強也而三家之子孫乃反微弱不振何邪蓋以臣僭君者逆理亂常之事其能久乎善乎先儒蘇軾之說曰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久而失之也又

公山不狃以費叛季氏佛肸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而召孔

子雖卒不往而云欲往者蓋以張公室爲名也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當時流俗之言也張公室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也然二人皆爲巳私非眞可與有爲也故卒不往以知其不可也金履祥通鑑前編

入定哀而魯政益不可爲矣何者宣成襄公之世君雖失政而季文子爲冢卿孟獻子爲介卿國猶有人也至昭公則季氏横矣然叔孫豹及舍世濟其忠故雖以宿之取鄆而豹猶能拒樂鮒之請帶雖以意如之逐君而舍猶恥與之同列則三家未盡不肖也唯夫定哀之世君既失政而季氏若斯若肥叔孫氏若不敢若州仇孟氏若何忌若彘皆碌碌餐庸但知封殖而不爲國家經久之慮楊于庭貢疑

三桓之僭由於孟氏慶父作逆失罰爲之立後是無政也故當僖公之世雖嘗帥師止奉霸令文公使之加莒涖盟兩會諸侯實爲專會諸侯之始嗣是得臣行父帥師城邑三家之勢乃成馬驌左傳事緯

魯三家所以不爲齊田氏晉六卿者以中軍旣毀尺地一民皆歸三家君特寄焉以爲無害而姑舍之晉地大分之猶爲强國魯地小若三家各爲一國則不足以禦四鄰恐大國借以爲討而并兼之故留其君以爲贅旒而朝會師師危苦困辱之地皆使君往蓋魯君轉供大夫之職也 方苞直解昭五年舍中軍

魯君臣之局凡再變宣成以前卿專政于外而公守府故盟會侵伐卿任其重襄昭以後卿專政于內而公聽役故盟會侵伐公任其難而魯卿大夫之局亦再變文宣以前卿與君抗而大夫聽命故盟會侵伐有卿有大夫成襄以後卿與卿抗而大夫希出故盟會侵伐有二卿三卿而無大夫 高澍然釋經襄二十六年

季友立僖爲政在三桓之始仲遂弑赤爲祿去公室之始 劉逢祿公羊釋例

從來國家之欲去權臣也必俟其有可指之罪一朝卒然去之無使

撃不勝至於再撃則彼之聲勢益張蟠附益固而吾之國威亦頓挫觀昭公乾侯之事而知三家之所以蔓延不可制者非獨三家之罪亦魯之羣公有以自取之也夫國家之患莫大於世卿然相沿巳久不可驟革也季子有大功而執政爲卿宜也以就戮之叔牙而許爲立後至如慶父負滔天之惡此斷斷宜絶其屬籍者而亦爲立後逮其子敖棄君命從巳氏罪亦必誅而其二子儼然爲貴卿從此三家遂如鼎足不可去一父子再負重罪而寵榮不衰此時魯之威柄巳倒地此根本之失也至魯之欲去三桓非一世矣患在發之太早謀之太疏一發于歸父宣十八年再發于僑如成十六年三發于南蒯昭十二年至平子登臺之請而凡四矣每一發不勝則三家之聲望益隆直爲三家助之翼也請得而言之季友有定國之功而其子無佚早死孫行父文六年始爲卿年少位卑惟仲遂之言是聽未有可指之罪也若

論弒子赤之事則宜先誅仲遂而後及行父今歸父以逆賊之子而欲圖行父忠賢之後國人不服則不能去不去而君臣之間不相安此魯之失計一也嗣後行父稍稍肆志矣鞌之戰與舉國之師役滿朝之將功成志得立廟銘鐘然終成公之世與仲孫蔑共政小心畏慎俱爲賢卿而僑如通於穆姜欲藉晉力以去季孟并欲廢公此時之季孟非特國人與之公亦委心聽任此魯之失計二也嗣後行父之子宿攘國政適值襄公幼弱首城賜邑視叔孫二卿蔑如也仲孫蔑叔孫豹畏其凶燄慮其軋已故宿請作中軍而豹即有政將及子之意既得國政兵柄在手入鄆以自益城成邑而偃然居叔孫之上凡意如逐君之事皆宿倡導之宿死其子紇早卒叔孫舍爲政不能革意如之惡且事事欲傾陷叔孫彼南蒯特不得志於季氏之徒非能爲國除患一旦造謀智慮短淺謀未及成先懼弗克叛而奔齊身

冒不韙而欲除百年積蠹有是理哉此魯之失計三也國威三挫之後魯人視公室眞如死灰不復然而孺首富貴之徒咸奔走季氏昭公踵此而欲與季爲難其不爲刃出于背者幸爾追維終始豈一朝夕之故哉逮季桓子遭陽虎之難急用孔子三都墮其二公私俱安魯國大治此所謂惟禮可以已之者也顧棟高大事表○顧氏論定哀多微辭見卷首總義

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蔡氏棠引仍以禮樂征伐之事爲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者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彊奴抗孱主第相鬨於門內而已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何也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囚執其主而卒不得與于會昭定哀之閒可徵也南蒯侯犯公山不狃陽虎皆季氏家臣執國命者也然春秋

於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不書定八年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不書十年侯犯以郈叛不書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不書不書何也略家臣也其略之者何也家臣賤名氏不見聖人謹微蓋絕之於其端焉耳不可以告廟不可以赴於諸侯故嚴其防而不書而後陪臣懼寶玉大弓魯之重器也陽虎竊之竊重器必書而又不可以陪臣辱故書盜不然春秋之治以地叛必書地以名其人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而蒯叛不書第書叔弓帥師圍費而已虎叛不書第書盜竊寶玉大弓而已犯叛不書第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而已不狃襲魯不書第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而已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子洩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也二世而出奔陽氏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于亂三世而不失者希矣聖人之言春秋之法備焉義精而辭信　馮景解春集

王氏元錫曰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是不與卿大夫雜居而齊齒者也故春秋陪臣之名不登以爲於王紀遠也而或執國命亦治之以不治而已陽虎柄魯欲殺季孫戰於國都入於公宮出又入讙陽關以叛皆不書書盜竊寶玉大弓曰是盜而已矣南蒯以費叛侯犯以郈叛不書書圍費圍郈而已皆治之以不治者也南蒯虎犯弗擾未始不以張公室爲口實聖人奪之而不予微之而不著何也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以賤治貴以賢治不肖不以不肖治賢令蒯虎犯弗擾之倫得行其胸臆尙何以能國哉故曰是盜而已矣 應撝謙集解

莊二年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莊公之初慶父得兵權幾成亡國之禍僖公之初友得兵權遂開專國之釁 洪咨夔春秋說 ○餘見大夫書帥師門

僖元年冬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 自此公子友執政

陳說見下○僖公魯之賢君然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公孫敖帥師而叔孫孟孫氏始三桓之禍皆肇於僖 劉紹攽微旨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僖四年冬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子牙與弒子般公子慶父親弒閔公而其子皆世爲將是故謹志之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孫茲帥師會侵陳公孫敖帥師救徐見三家所自始 陳傅良後傳

僖五年夏公孫茲如牟

前侵陳已專兵今又如牟其專日甚叔孫氏之僭基此 趙鵬飛經筌

僖七年秋公子友如齊

僖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連書如齊見魯政皆友主持也 姚舜牧疑問

僖十五年春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陳氏說見上

僖十六年春公子季友卒　秋公孫玆卒

僖二十六年夏公子遂如楚乞師　自此公子遂爲政

公子遂莊公子僖公弟視三家爲最親故自友與玆卒敖亦自救徐後不復用事魯之政皆在遂焉文公立而遂益專葉夢得傳○雖憾於齊豈宜延楚師入伐自公子遂用事僖公末政無一可觀明年入杞遂實主兵會楚盟宋魯爭赴之幸晉文興霸數年未敢肆惡晉文歿卽逞志於鄰儉人之誤人君若此方苞直解

僖二十七年秋公子遂帥師入杞

自季友卒而用襄仲數年之間伐齊入杞結怨四鄰與前善惡判矣趙鵬飛經筌○乞師伐齊帥師入杞東門氏之惡兆此御纂直解

僖二十八年秋公子遂如齊

前日乞師伐齊者遂也今如齊修好者亦遂也三年之中倏仇倏合謀國無術矣 顧棟高大事表

僖三十年冬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聘

僖三十一年春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

僖三十三年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文元年夏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

又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冬公孫敖如齊

三家子孫雖自僖公而僖之世未見其橫蓋僖所不容也及文公之初已專盟會矣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 趙鵬飛經筌 ○文公即位元年容貌采章未接於列國而權臣擅命代君則失政之始也 程端學本義 ○文公即位

一歲之間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爲國萬溪講義○春秋之初有以大夫而會諸侯者矣未有若公孫敖之專會也且敖以秋冬二時會晉復聘齊交于大國蓋魯政下逮不始于季而早在叔孟二家矣顧棟高大事表○大夫專會霸主魯之政始在大夫方苞直解

文二年夏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季氏顧氏說見內大夫會盟諸侯門

又　冬公子遂如齊納幣

文三年春叔孫得臣會伐沈

三年之間遂敖得臣累見於經則知魯政盡在諸臣矣高閌集注

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又　秋季孫行父如晉　冬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行父與敖相繼出使著其私交樹黨爲三家僭竊之漸黄正憲翼附

文七年冬公孫敖如莒涖盟

季孫行父何以如陳有舊也向者公子友嘗書如陳矣故知其有舊也公孫敖何以如莒有舊也向者公子慶父嘗書奔莒矣故知其有舊也行父如陳何爲邪私於陳以結外援也敖如莒何爲邪私於莒以結外援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八年冬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張氏洽李氏廉說見內大夫會外大夫門○是時仲遂已有無君之心而晉討文公之盟扈趙盾必要仲遂歃血而後信疑其君而信其臣政柄全在大夫亦猶成公之沙隨不得見而季孫行父會晉郤犨盟昭公弔少姜不見納而季孫宿如晉馴致乾侯之災而意如會晉荀躒矣三桓專魯六卿分晉豈一朝夕之故哉 汪克寬纂疏 ○春秋大夫專國未有不外結強援以自固者也

公子遂會晉趙盾盟其姦謀可見黃仲炎通說○魯大夫締交強國之卿以專魯國而抗其君自公子遂始家鉉翁詳說○遂專魯盾專晉不惟兆惡視夷皐之禍而三家六卿之患所由來也洪咨夔春秋說

又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莒

觀遂之專敖之恣則文公之不能制其臣可知矣黃仲炎通說○汪氏說見如京師門張氏說見大夫出奔門○敖爲慶父之子再世負大惡而其子孫仍爲貴卿令負無君之罪而又許其以喪歸晏然若無是事者自是人臣可以無惡不作矣顧棟高刑賞表

文九年春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衞人許人伐鄭

是時晉靈年少趙盾專政而魯文怠於政事仲遂執國柄已二十七年彼此俱有無君之心故衡雍之盟救鄭之舉兩人相要結而二君亦偃然聽之是以養成禍患季孫行父自六年如晉

後從未見經則其不秉國政可知論者於此特必欲舍遂而責行父此因其子孫而誤責其祖父矣顧棟高大事表

文十一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又　秋公子遂如宋

又　冬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曾能敗狄此其功也然是專兵僭魯之漸程端學本義

文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張氏說見下季氏專魯

文十四年春叔彭生帥師伐邾

文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秋季孫行父如晉皆爲齊子叔姬故

文十四年秋公孫敖卒于齊　十五年夏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著三桓漸强雖有罪而獲赦也汪克寬纂疏　○孔子曰政在大夫四

世矣葢由文以來也襄王崩公孫敖如周弔不至而復逬奔莒因重賂以求入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卒于齊齊人歸其喪惠叔又請而受之書曰公孫敖卒于齊明年又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言魯人雖欲絕之而不能也齊大夫卒皆不書如公子慶父出奔莒臧孫紇出奔齊是也內大夫卒于外皆不至如仲遂公孫嬰齊是也敖書卒以齊人歸其喪起也其書喪至以魯人受其喪故也敖廢命奔莒而其子文伯惠叔繼立于朝大夫之汰甚矣以其子之汰請其父之喪見大夫之專也呂大圭○慶父負覆載不容之罪於法不當立後寵其子敖以爲卿固已頗矣敖又不肖世濟其惡乃又爲之置嗣殯葬賞斯僭矣楊于庭貫疑○穀梁以爲受其喪不可不卒固已然書卒于齊亦以見敖之自莒而託於齊挾大國以請復爲有要君之心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夏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文十七年冬公子遂如齊拜穀盟

公已盟而遂復往政在遂故也高閌集注

文十八年春公薨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冬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按左氏敬嬴生宣公嬖而私事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爲請於齊侯齊侯許之冬十月殺惡及視立宣公弁殺叔仲彭生○仲遂倡逆三家均與謀叔孫氏則得臣同如齊季孫氏則行父亦如齊惟孟氏以公孫敖死于外二子文伯惠叔未秉政也趙鵬飛經筌○君薨太子立正也非姦臣之利也舍嫡立庶姦臣之利非國之福也強家擅弑立以市恩於新君而專權自此始矣史

墨巨魯自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昭公也四君矣或者以行父爲社稷臣誤矣家鉉翁詳說○公子遂當僖公之世已得兵權文公時遂執政特盟霸國之卿專會諸侯之師無君之心非一日矣今挾得臣同結强鄰以定逆計汪克寛纂疏○子卒而繼之以夫人姜氏歸於齊明子弒而母大歸也又繼之以季孫行父如齊明季孫之與聞乎弒而求援於齊也行父爲上卿當國倘仲遂有慶父之逆而行父懷季友之忠則惡及視兄弟未必駢首死於仲遂之手他日逐歸父行父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仲也夫則今日之弒非行父主之而誰也楊于庭質疑○此時行父罪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然則魯政下逮襄仲始之而季孫特成之也顧棟高大事表○方氏說見內卿並使門

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　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又　夏季孫行父如齊納賂以請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會公子遂如齊拜成

逆臣當誅者公子遂其首行父次之觀春秋所書而知之矣張洽集注○宣之末立及位既定遂凡三見始終其事著首惡也御纂直解

宣八年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仲遂卒于垂自此季孫行父執政

仲遂自季友卒執國政歷僖文宣三世前後共三十八年弑儲君逐國母最凶極惡甚於意如彼季氏其效尤者耳顧棟高大事表

宣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王來徵聘

宣十年夏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仲遂之子也父如齊依惠公以定公位子如齊葬惠公以終父志父子擅國之權相濟爲姦以固其寵趙鵬飛經筌○宣以仲遂得位德仲而寵其子令歸父借會葬以結於齊爲自固之計也此後侯邾伐莒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一人擅之于是三桓

無權而側目東門仲氏矣欲去歸父則不得不間齊欲間齊則不得不事晉會斷道以同晉盟三桓陰謀以迫公往也不然齊方歸我濟西之田公方親奔惠公之喪齊未有罪我之端我未有怨齊之跡胡爲遽背之以向晉耶惟三桓有不平于中故宣公薨而歸父即見逐歸父逐而臧孫即與晉爲赤棘之盟盟晉者爲齊也背齊者爲歸父也夫新君即位無故而棄先公之好北鄙之伐齊師不爲無名引咎謝過可以相釋何至四卿並將會晉衞曹師急戰于鞌哉蓋三桓積忿於齊之黨仲氏而歸父又奔在齊不得不傾國兵挾強晉以決一戰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張氏說見大夫帥師門

又　季孫行父如齊 初聘 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如齊左氏以爲初聘也歲之初春公朝齊矣夏則公親奔惠公之喪公孫歸父會葬矣將以朝聘新君則侯行禮于明年卽位可也而行父遽往此何故哉蓋行父意非公意也行父忌歸父之專將以間歸父於新君故假初聘以行也歸父繼行於行父之後左氏求其故不得以爲伐邾故也夫使以伐邾恐得齊罪則行父聘時可以申辭而又何煩歸父往哉使齊果以伐邾來討必歸父親往謝過則必不在喪而使國佐報聘然則歸父之如齊何爲邪歸父繼父專國非三桓所欲形跡已著知行父之如齊將以間已於齊故復假聘以彌縫齊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宣十一年夏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重兵而後此會齊侯會楚子皆歸父特會國君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使專權於魯也汪克寬纂疏

宣十四年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宣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公以私恩任歸父會齊侯會楚子見寵任專政也 汪克寬纂疏引王葆

又　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無以正之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再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有由然也 胡傳 ○高固在無婁而蔑會之諂事外臣以結强援 劉紹攽微旨

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　冬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歸父以父仲遂之故謹事齊今魯自斷道之盟改從晉特命歸父如晉以聽晉命盖行父當國實主此謀欲使歸父與齊絕也左氏以爲歸父欲去三桓與公謀而聘晉夫魯與晉初交未固豈遽與謀腹心時哉盖行父忌歸父欲以計傾之謀去三桓之

說殆誣加歸父之辭而左氏誤信以爲實歟誣之以激衆怒而實以不事晉之罪歸之則歸父懼獲罪於晉有奔齊而已遂者急於後事之辭（季本私考）○左氏以爲聘晉謀去三桓夫宣公仲遂歸父皆託於齊齊庇其君臣甚篤欲去三桓何不謀於久好之齊而謀於新盟之晉哉此必三桓忌歸父造爲此言而加之罪也歸父之如晉者蓋既會晉斷道知必召怨於齊不得不轉託於晉以自固也夫三桓側目歸父非一日矣宣公存猶有所忌宣公薨而歸父何能保有其家哉宜其逐之速也行父殺適立庶之言顯出其口目無新主雖成公不能爲歸父謀矣（張自超宗朱辨義）○按季說張說辨傳語是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既會晉爲斷道之盟已與晉合許復爲此盟雖奉成公之命爲

公而實則受行父之命爲私也臧氏之黨行父如此 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許行父之佐嬰齊僑如之佐也盖是時魯止二軍故其後三軍稱作也四卿並將空國以出非獨是忿以歸父在齊三桓同惡之耳 方苞直解 ○自鞌以後六年侵宋則仲孫蔑叔孫僑如昭十年伐莒則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定八年侵衞則季孫斯仲孫何忌哀二年伐邾則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而鞌之役尙有臧孫許伐莒之役尙有叔弓餘則無非三家者故大夫擅兵自鞌師師已然若兵柄悉屬三家則自此始 顧奎光隨筆

又 冬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公及楚人等盟于蜀

著三桓之惡也諸國皆大夫會而魯獨君往蓋楚師本爲救齊

而鞌之戰季孫叔孫實主之恐有執辱之危故身避而迫公以往也若諱公則或疑微者往會而三桓之惡隱矣方苞直解○侯伯會盟則大夫往與抗禮而荆蠻之臣使公辱焉其傎甚矣哀公會吳于鄫吳召季康子不往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此會實始之又○胡氏張氏說見公盟外大夫門

成三年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成五年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有如齊逆女宣伯會諸穀

鄭汪說見大夫會大夫門○前書叔孫僑如帥師圍棘與書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同著三臣之專師也此書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與書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會楚子于宋同著三臣之專會也專師專會著三臣所以見忌于行父而奔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成六年夏公孫嬰齊如晉受命伐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冬季孫行父如晉賀遷

蔑僑如嬰齊行父一歲之內相望於道大夫張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成十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聘齊而釋舊怨講新好者僑如也故逆女使之自此而鍾離之會僑如專焉而季叔相軋之勢又成矣張自超宋朱辨義

成十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等會吳于鍾離

成十六年秋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冬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襄元年春仲孫蔑會晉欒黶等圍宋彭城夏又會齊崔杼等次鄫

襄二年秋冬仲孫蔑再會晉荀罃等于戚　秋叔孫豹如宋聘

叔孫氏至僑如橫甚敗而奔齊其黨沮矣今襄公幼會盟征伐專於仲孫蔑蔑孟氏也季文子爲正卿而耄矣故叔氏復出而干政趙鵬飛經筌○慶父之後敖奔而蔑以孫後之牙之後僑如奔而豹以弟後之皆得奕世用事於魯仲遂之後歸父奔春秋一書仲嬰齊卒而曰是子孫無聞焉則三桓抑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襄四年夏叔孫豹如晉報聘

襄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又　冬季孫行父卒仲孫蔑嗣執政

襄六年冬叔孫豹如邾聘且修平　季孫宿如晉謝討亡鄫

襄七年秋季孫宿如衛報聘

襄八年夏季孫宿會晉侯等于邢丘晉使諸侯之大夫聽命

此係晉悼謙接諸侯然自此政逮大夫矣大夫張矣顧棟高大事表

襄九年夏季孫宿如晉報聘 是年叔孫豹爲政

襄十一年春作三軍

析二軍以爲三而三家各有其一國君僅擁虛器於上國非其國乾侯之禍權輿於此春秋書城費於前書作三軍於後所以垂人臣負固跋扈之戒 家鉉翁詳說 ○自作三軍而分公室兵皆屬於三家故救晉則叔孫豹也伐齊則仲孫羯也有國事之名無同心之實出者各受其賦而不肯盡力處者謂非我事而不肯應援君無嚴命事卒無功欲魯之能立國不可得也 賀仲軾歸義 ○此魯民不屬公之始 王錫爵日錄 ○晉之有三軍也將中軍者稱元帥主一國之政而諸卿聽焉季叔醉心久矣魯軍屬公室有事則命卿分將故季氏雖强政權猶未盡屬今作三軍名則三家分將實則專領中軍使政權盡歸於已時公年十四未諳國務

大約愚之以壯國威而公不察也萬斯大隨筆 ○按左氏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據政將及子之言則此時當叔孫豹爲政尚未及季孫也但孟獻子以襄十九年卒而叔孫早爲政者意當日獻子已告老不與國事不然作三軍何不請於孟獻子而特請於叔孫穆子乎季孫遂爲政而擅兵入鄆矣顧棟高大事表

襄十二年春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是年宿爲政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等會吳于向子叔齊子爲武子介

又　夏叔孫豹會伐秦　冬季孫宿會戚

襄十五年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自季專政取公室之邱甸卒乘自私於是魯君無臣無民四鄰見侮邾莒交侵齊亦屢伐家鉉翁詳說 ○此墮成之始事也春秋書

齊之圍成者二此年及明年書公之救成圍成者二昭二十六年定十二年始則疆事之無備終則家臣之恃强李廉會通○三軍制於三家公室兵力不足故救成不敢進黃仲炎通說○直解說見下

又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胡氏高氏說見內卿並將門○自作三軍公無軍矣今公自將救成者齊用大師深入久駐三桓畏之故迫公主兵蓋避其危而以公試也劉氏絢陳氏傅良乃謂公不能救成以致三家專魯誤矣齊退而二卿帥師城郛屬辭而觀其情見矣方苞直解御纂直解○孟邑而季叔城之何也三家相黨假備齊爲名興大役以崇私邑也其城旣固卒爲魯患而不可墮御纂直解○是時孟獻子尚在而城成之役反不與者意當告老不任事又獻子賢不肯城其私邑而叔季强城之也季若不城成則無以解於已之城

費此殆欲孟叔兩家代爲分謗耳顧棟高大事表

襄十六年春諸侯會湨梁大夫盟

又　夏叔老會伐許　冬叔孫豹如晉聘

襄十九年春季孫宿如晉拜師　秋仲孫蔑卒

孟獻子賢大夫雖與季孫行父同朝而不與同惡觀其將預政即請如京師而戰鞌四卿並出蔑獨不預可見其有特立之志也自襄六年即不見經豈以老疾在告政委於二家歟季本私考

又　冬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襄二十年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秋仲孫速帥師伐邾

家氏說見邾魯交兵門

又　冬季孫宿如宋聘

襄二十三年秋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仲孫速卒

襄二十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 仲孫羯帥師侵齊晉故也

又 冬叔孫豹如京師 賀城 王賜之大路

襄二十六年夏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宋書人次良霄下則宋非卿也晉書人與宋同則晉亦非卿也而魯獨君親之者蓋三家素貴以晉卿不行不屑往而遣微者又懼得罪故公親辱焉於是魯君降與諸大夫同列矣 高澍然釋經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諸大夫于宋秋盟于宋

襄三十一年冬仲孫羯卒

昭元年春叔孫豹會大夫于虢 取鄆 秋叔弓帥師疆鄆田

昭四年冬叔孫豹卒

豹卒而毀中軍公若寄矣以是知豹有力於公室也 呂本中集解引許翰

昭五年春舍中軍

專說見魯軍制門○前作三軍此舍中軍國人盡屬於三家矣季氏有二孟叔各一於是兵權盡屬季氏是時孟則羯亡貜始立叔則豹卒婼未安於位皆惟季氏所欲爲列國大夫恣睢犯上未有若季氏之甚者使非家臣內叛有以掣其肘則田常所爲不在齊而在魯禍不止於乾侯之出也家鉉翁詳說○舍中軍何以爲卑公室自是魯公寄食於三家不復有民矣趙汸集說

乂 春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秋公至自晉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見季氏專魯門

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 冬叔弓如楚

昭七年春暨齊平叔孫舍如齊涖盟

是時魯所事者四國婚於吳恐楚怒則不得不朝楚朝楚恐晉

怒則不得不與杞成是平晉來治杞田季孫以成與之又恐齊怒則不得不加

齊讎好謀國如此亦可哀已顧棟高大事表

又　冬季孫宿卒宿子紇悼子未為卿而卒孫意如嗣而宿卒之時則叔孫舍為政據昭二十一年傳晉士鞅來聘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杜注昭子為政季孫猶其在已上位欲使得罪於晉也又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則叔孫為正卿雖平子有功亦歸宿於叔故季孫偕其在已上也顧氏棟高云

昭八年秋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是年叔孫舍為政

此後書蒐與公無與民竊私家蒐皆三家之事趙恒錄疑○姦臣將

破其君未嘗不先為非禮而動民也蒐于紅反天時矣易地理

矣悖人倫矣而昭公未悟也劉敞意林○三家革車千乘以耀武置

君何地哉乾侯之逐兆于此矣若非地非時又不足譏者姚舜牧疑

問○既分公室假蒐禮以數軍實陰擇材勇以強私黨爾王樵輯傳

昭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秋仲孫貜如齊

昭十年秋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自舍中軍後只二軍季專一軍叔弓為之貳（從萬氏斯大說）孟叔共一軍或專將或並將悉列書以著事實而以叔弓次仲孫前者以弓與意如並領一軍宜稟及之也（高澍然釋經）○餘見內卿並將門

昭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

前書蒐此書大蒐見三家益強車徒日衆也（高閌集注）○喪不廢蒐三家無忌君之心也（黃仲炎通說）○餘見書蒐門

又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秋季孫意如會八國大夫于厥憖

昭十二年冬公子憖出奔齊

春秋書圍費以著南蒯之叛而公子憖之與謀而奔則未見其曲直也然魯自莊之世慶父牙友稱公子之後再見公子仲遂

仲遂者莊公之子也肸稱公弟雖有後於魯已不得如仲遂之稱公子而用事矣此後歷文宣成襄之世未有稱公子而內與國政外交諸侯者則三家叔氏之世爲卿而季氏專魯故也是時一公子憖見經即不安于魯而奔齊春秋書之以著三家之强不容復有公子而君之近屬不得以至親用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十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據費侯犯據郈叛叔季非叛公也故不書從方氏苞說而盜竊寶玉大弓則書以寶玉大弓爲公府之藏也夫藏於公雖竊器亦書屬於家雖叛邑亦不書所以明一尊而遠二君之嫌也然費郈書圍内叛之迹自著矣圍郈主叔孫圍費則用叔弓又叔弓爲季氏貳之證也高澍然讀經○胡氏高氏說見大夫帥師門

又

秋同盟平丘　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見季氏專魯門

昭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二十二年春大蒐于昌間

胡王程沈諸說見書蒐門總論○昭公之時三書蒐著強臣之屢弄兵而危公也御纂直解

昭二十四年春仲孫貜卒

昭二十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稱叔孫舍如宋為意如逆婦意如至是泰然以國君自處而三家亦甘為之役矣經不書其事本末登策書也方苞直解

又　夏叔詣會諸大夫于黃父

又　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冬叔孫舍卒

傳載平子登臺之請當時變起倉卒二家未集季孫豈能無所俟哉此正季之狡計及二家既集而公之孫遂成矣彭山謂叔孫舍仲孫何忌皆賢大夫無助季氏之事觀鬷戾之語於衆衆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可見二家之助季氏正其自爲地也余光存俟○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昭子既歸倘正鬷戾之罪而誅之亦足翦季氏之羽翼而徐爲之圖今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甯俞遠矣李廉會通○魯人知有季氏而不知有其君諸侯知有季孫而不知有魯侯者久矣始於僖公成於成襄不能蚤正而預慮乃至昭公寄命意如之手身如羈旅受人指揮事勢至此已無可奈可不勝其憤而驟伐之難矣黃仲炎通說

昭二十六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　夏公圍成此後季孫意如爲政

以大夫之邑而抑敵國不臣之罪不貶自見以君而圍其大夫

之邑其不能君亦可愧矣成孟氏邑季孟同惡相濟叔孫獨賢書圍成見孟氏之黨惡書叔孫婼卒見叔孫之勤於君也（戴溪講義）

○書公圍成著孟氏亦逆公也不書公以齊師圍成者如書齊師猶若成人之抗齊師不足以著孟氏逆公之罪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公會盟于鄟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昭二十七年春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公如晉次于乾侯冬鄆潰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昭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冬公薨于乾侯

以上俱見季氏專僭門

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等城成周

定三年春公如晉至河乃復

又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定五年夏季孫意如卒陽虎囚季桓子公父文伯逐仲梁懷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大詛○是年陽虎執國命

又　秋叔孫不敢卒

二人之嗣桓子皆稚弱國命爲陽虎所執矣季本私考

定六年春公侵鄭

左公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諫乃止○陽虎實主此謀欲竊兵權自是恒以公將矣季本私考○魯君之無兵三家專之也魯君之再有兵陪臣强而三家不得專也其變愈降俞汝言平義

又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孟孫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杜注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季孫逐君而媚晉以自保其家臣效尤亦求媚於晉以去三桓天道不遠如此顧棟高大事表○范鞅三家之黨也孟氏何不以陽虎之害明告除之范鞅知魯患陽虎何不為魯執之而皆不然者虎黨趙氏六卿互為牽制范獻亦不能謀也故虎卒奔趙氏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冬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高說見內邑書圍門○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三十年鄆潰遂貳於齊至是陽虎謀傾季氏脅使圍鄆以構齊而絕其外援明年國夏來伐連歲兵爭蓋始於此日講解義

又　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定七年傳春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秋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墮伏而待之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余必殺汝虎懼乃還

定八年春再書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逾月之間再出侵齊乍往乍來不得休息公之進退益不自專矣高閌集注　齊衛鄭宋同時叛晉而魯不叛且爲晉討鄭而讐齊何也季氏逐君晉不討而私庇之故德晉不貳又不敢自犯強鄰之鋒而以公試其危也方苞直解

又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說見書會師門

又　秋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季與仲合而逐昭公自後事事同之今陽虎專政挾公以爲重

故季仲愈相結以自固迨虎執季復以仲之救得免春秋每於季仲比而書之蓋著其同惡相濟之實 御纂直解

魯衛邦交最善以晉命出師二卿知其無危故自往耳 方苞直解

又 冬從祀先公

虎欲去三桓名爲魯除害實欲代孟氏之位耳於是從盜者合謀而興盜中軍之舍陽州之孫國人之側目于季孫久矣盜思奪之因其所也然欲殺季而順祀先公何也蹐僖一事魯之臣民素知其謬正二公之位以快人心使魯人知巳之舉動皆爲君臣大義起見而因以誅季孫點告先公以祈佑也 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盜竊寶玉大弓

左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叔孫輒更叔孫氏巳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王期

陽虎前驅陽越殿將如蒲圃孟孫之臣公斂處父知其謀先爲備陽虎遂劫公與叔孫州仇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與陽氏戰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于讙陽關以叛○公羊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季氏之宰也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鍥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甲起於琴如郤反舍于郊趨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陽虎等本心非欲張公室不過貪

其祿位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叔孫輒叔仲志五人欲因虎去三桓而代之使虎之事成公室未必張徒以亂易亂耳三家雖脫陽虎之禍然而陪臣得志其權卒未能收葢去虎非三家之功乃是陪臣之力觀初亂時孟氏家臣公斂處父告孟孫先備陽虎可見陪臣竊位據權是去一陽虎又生一陽虎公室安得振 呂祖謙左傳說 ○季之罪大矣虎果執而請其罪收其權以歸之公夫豈不可乃逞私憾而欲殺之不勝而入公宮取分器則盜也分器而盜竊之魯之無人而失政也以不書叛罪季氏以盜治陽虎以失分器責魯侯天子之事也 御纂直解 ○季氏當國如庶其黑肱牟夷叛臣賊子皆以類至故陽虎亦竊鄆讙龜陰田以叛入于齊季氏不臣其臣亦叛之展轉相效也 魏禧左傳經世鈔附彭家屏說

○三家敢于仇君父人人得而誅之然在實心爲國者宰而事

成固爲社稷之福卽計阻謀敗不甚決裂也若小人志在作亂以淸君側爲名而爲自專之謀假令其志得行貽害魯國豈止如三家哉故經目之爲盜而傳屢揭其心姜炳璋讀左補義○不狃之與陽虎其欲去三桓一也而其情有異不狃之意在於張公室特不知此非家臣所宜與爾虎本不在公室但欲假公室以制三桓爲利而已觀異日吳欲伐魯不狃止之虎乃勸齊三加於魯可見二人心事夫子所以一則欲見而不見一則來召而欲往也朱鶴齡讀左日鈔○陽虎之變經祇書此二物之失得以了其事似失輕重惟徐仲山日記曰世守重器有國興喪皆視之誠所謂跂玉跂步得步得玉者故夫子三致意焉此眞善于言春秋者蓋亦以二物失得卽叛臣成敗一始終也毛奇齡傳○傳載南門棘下之戰不書與不書費叛同蓋書叛如二君故叛季非叛公有是嫌書

戰如敵國義不可訓也其書竊以弓玉在公宮不得略也高閌然釋經○此陽虎爲亂執季孫也何以不書而書竊寶玉大弓陪臣謀權臣無重繫於國略之不足書也宗器重於國卿書盜竊則國之有亂端可知也牛運震傳○陳氏黃氏說見書盜門邵氏汪氏說見於不書處見義門

定九年夏得寶玉大弓此後季孫斯爲政

按傳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出奔齊請師伐魯齊侯執陽虎將東之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萬氏說見書得門

定十年夏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按傳叔孫氏臣侯犯以郈叛州仇何忌帥師再圍郈弗克郈工師駟赤詐謂侯犯令事齊與齊郈復宣言于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齊齊人將遷郈民郈人大駭叛侯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

郈左傳詳見書圍門　○郈叔孫邑也而仲孫與焉是以二卿帥一郈也師又再墮是以兼時收一郈也羅喻義野編　○書圍則叛可知以二卿伐之自夏至秋再圍而不克則家臣之彊亦可知矣日講解義

○經曰公子慭出奔齊叔弓帥師圍費記南蒯之叛也曰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記陽虎之叛也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記侯犯之叛也左氏之補經曰成叛記公孫宿之叛也夫蒯虎叛季氏犯叛叔氏宿叛孟氏大夫僭而陪臣叛之宜若爲義然傳不云乎家臣欲張公室罪莫大焉此南蒯諸人之名春秋所由削之也馬驌左傳事緯　○胡氏汪氏湛氏說見大夫帥師門

又　冬叔孫州仇如齊謝致郈

定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傳公羊胡趙張呂汪說見謹強都之害門　○墮邑之事孔子

因其機而爲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明訓弱可復正也朱子語類五五子門○書叔孫墮郈季孫墮費以大夫二家之願也二家專魯而願墮其都則以孔子之相魯也謂春秋之大夫不足用爲善者是不卽人心之論也陳傅良後傳○三家繕兵積粟求以富私室弱公家及私室旣强公家旣弱而陪臣又爲之患亦若三家之爲患於魯春秋書之所以爲亂臣僭竊之戒說者不得聖人垂訓之意而徒以此歸美聖人抑末矣章潢圖書編論墮三都○孔子墮三都家臣無所據以叛大夫則大夫之叛公者亦失所據矣是絶其爲亂之原也御纂直解○三家城其邑以自利也而家臣憑倚其城數叛孔子制國以禮謂都城無過百雉適有動乎三家之心於是各帥其衆自墮其邑絶不疑其害已此固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日講解義○魯之費郈猶晉之晉陽朝歌也晉

分爲六而魯不至析爲三者賴有此墮爾俞汝言平義○公山不狃

叔孫輒之徒據費以叛說者云叛季氏非叛魯也在季爲逆在

魯爲忠其說非也彼穩見三家不臣之跡尤而效之藉口於張

公室以爲名耳觀二人率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登武子之臺

費人攻之入及公側是投鼠而不知忌器者也非夫子命申句

須樂頎下伐之則公幾不免論語所以特書公山氏爲叛朱鶴齡讀左日鈔

又

冬公圍成

左傳見書圍門李氏說見謹强都之害門○三家若盡墮堂惟

三家除跋扈之臣公室亦除三家之簒子路之謀孔子之願不

幸事不覺也黃震日鈔○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孟氏不肯墮成次

第喚醒了叔季二家及齊人之沮孔子遂行不然當別有處置

也朱子語類論語門　○自三家四分公室魯公無民久矣土地甲兵皆三家有縱墮三都三都之民豈遂為公室有哉去其城郭差可防三家之叛亂耳幸而叔季二家自以為患故墮之易為勢至孟氏不肯墮成然使孔子久於其位安知其不墮孔子用於魯於今一年三家者於孔子豈有土地甲兵為之用哉孟子謂孔子於此為見行可之仕蓋謂其或可以行耳而不行而後去然則謂孔子得用於魯則未也金履祥通鑑前編　○孔子居魯五十餘年魯君臣未嘗能用定公之十年一旦起而用之者何也蓋孔子此時之行藏繫季桓子之用舍夫季氏專魯久矣魯公豈能遽奪季氏之權以畀孔子季氏亦豈肯遽已之權以與孔子哉自陽虎制桓子而專魯政桓子於此謀所以為靖亂興衰之計故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齊歸侵地於是攝行相

事墮三都夫墮三都非三家之便也故叔孫氏始墮郈繼而季孫氏墮費已而孟孫氏不肯墮成其言曰無成是無孟氏也然則無費是亦無季氏也而墮之夫三都已墮其二則成亦豈終不克墮哉夫子久之必有處矣使上下之交方固桓子之志未移則一女樂豈足以間之季氏權臣也桓子舍已權以聽孔子墮其名都以强公室其中豈無介介者顧以衰敗之餘藉之振起爲是降心以相從也今外侮既御桓子豈甘於終絀者其信任之意必已衰故齊人歸女樂以促之使桓子而猶惟孔子之聽豈其受此受之已非矣而又君臣荒淫其中三日不朝此眞不可與有爲而其心固然已無孔子矣故孔子去之也　又○孔子以爲三家之抗魯以三都之故陪臣之抗三家亦以三都之故大都耦國不如墮之墮郈克費周道可復奈何女樂入孔子

行而成不果墮矣夫季孫非真能用孔子也始迫於陽虎之徒故急召以救亂亂已靖矣冀或附己而孔子乃使之墮私邑出藏甲三家能不畏乎魯既不能一日用孔子孔子豈能一日留哉孔子去矣公誰與謀自是公室益卑三桓益侈陪臣交叛不能病三家而反以病魯削弱之患雖聖人亦末如之何也馬驌左傳事緯○郈有侯犯之亂費有南蒯之亂季孫叔孫皆苦之故墮之易成則未叛孟孫也又有公斂處父爲之宰故無如之何此當日事勢也葉酉春秋究遺○孟氏不肯墮成叔季亦覺墮都出甲不利於私家以三都之墮旣有成命故少出師而使公主之州仇帥師郈所以墮也斯何忌帥師費所以墮也民不屬公成命不行圍成所以不克也方苞直解○夫子不能墮成論者爲之深惜夫三家皆叛臣之世邑夫子似爲三家忠謀而其實可漸以殺三家之

勢亦用魯行道之端季叔未覺則郈費墮孟氏覺之則成不墮夫子固無如之何也成不墮何足損夫子之道哉張自超宗朱辨義○成不受墮圍之弗克蓋三家專魯陪臣抗命非可以一朝正也如三苗逆命崇人弗降舜禹文王皆不能免亦何損於聖人使孔子終用於魯必有以處之不幸事不竟術先儒或謂墮成非孔子之意或謂孔子不能墮成因未攝相毛奇齡又為成不必墮不當墮之論皆曲說也牛運震傳○哀十五年成叛于齊至是而成亦叛所謂五世希不失何焯讀書記○按金氏說最得事情蓋始之欲用孔子墮二都者憤陪臣也至孟氏不墮二家亦悔即於是冬借女樂以退孔子蓋惟恐孔子抑陪臣并抑三家以强公室於已亦損故其後季孫終不用孔子而武叔至毀仲尼蓋墮都之事德怨相半也顧棟高大事表○愚按成之不克墮方氏葉氏說

勝成不墮之無與乎孔子張氏牛氏說得○穀梁云圍成大公也夫屈千乘之尊圍國中一邑小弱甚矣乃以爲大之乎 汪克寬纂疏

定十二年夏大蒐于比蒲

高趙說見書蒐門○意如死陽虎繼亂三家之勢少戢正嘗可以有爲之日而定公庸弱兵柄不能收政權仍在季氏公室遂卑 家鉉翁詳說 ○蛇淵之築比蒲之蒐殆皆在孔子去後 葉酉究遺

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

高趙說見書蒐門○史記謂十三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十四年乃行非也考經文十三年絕無見敗起廢之事而築囿大蒐絕與墮都之意不侔葢自前年成之不墮三家慮變聖人色斯舉矣安有次年攝相之理 李廉會通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家氏說見大夫帥師門○薛氏曰邾所厚者君也魯臣所以伐之其說最好邾託于定生則來朝死則奔喪有加禮焉蔑甫逾年即不免强臣之見伐三家之無君而弱哀公甚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哀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與邾子盟于句繹

取人之田而及之盟直書其事不爲魯諱三家俱出二氏獨及邾盟見叔仲欲盟而能兵季氏怙終滅邾乃已春秋書之所以誅也左傳七年伐邾大夫不欲季氏違衆以行於是盟見之矣家鉉翁詳說○汪氏說見內大夫盟諸侯門

哀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季氏說見書城門

又　秋季孫斯卒此後季孫肥爲政

又　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哀六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哀七年秋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詳氏說見邾魯交兵門○三桓屢歲伐邾披削其土待其將滅使公主兵以受惡名而抗大國之討春秋書公不諱所以深著三桓之罪方苞直解○公無兵久矣猶能伐人而入其國乎蓋三家之兵也然則何以稱公三家之兵而使公將之公於是反為役也事畢兵各歸其家公若臣僕然郝懿行說略

哀八年春吳伐我

是時魯政雖陵夷然觀左氏所記盡忠死難之士皇多有之此所以為禮義之國與公山不狃叛亡之人而處心尚能如此賢於人遠矣孔子欲往豈無意夫李廉會通

又　夏齊人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

哀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夏公會吳伐齊戰于艾陵

哀公之世征伐盟會自三桓出爭城攘地為三桓有鄫之盟邾人與焉口血未乾魯固不得伐邾也然三桓欲利其私何盟之恤魯執邾子吳人出師城下之盟春秋所恥而三子不顧辱國已甚魯自萊門之盟遂與吳合故二國協謀伐齊於是齊魯怨深齊師伐我公又會吳伐齊魯自勝齊德吳益深於是會橐皐以謀尊吳既又會於黃池而吳之霸成焉究其始惟是以三家之私怨邾齊之小隙遂不憚崇吳而毀晉霸吳既驕彊諸夏受困自是魯亦弗支而三桓歸利私家貽禍公室不惟無君又無日不驅其君為已役也孫越之患兆於此矣馬驌左傳事緯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哀十四年傳齊弒其君壬孔子請伐齊公曰子告季孫 仲孫何忌卒
哀二十四年傳公如越越太子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賂止之
哀二十五年傳公至自越公與大夫飲酒不樂始有惡
哀二十七年傳夏季康子卒 秋公孫于邾遂如越
以上俱見季氏專魯門
按自僖公元年至哀公二十七年魯執政其十一人季氏凡六人叔孫氏二人孟孫氏一人東門氏一人中間陽虎執政在定之六七八僅三年斡旋出奔政柄復歸季氏當定之九年季孫斯遭陽虎幾死創鉅痛深始用孔子以弭禍亂建墮三都之議此聖人撥亂反正之大機括也至十二年冬孟氏不肯墮成季孫亦漸生悔志慮一變卽不用孔子此天也至哀公之世三家

復熾公復蹈乾侯之轍尾大不掉之禍乃至於如此顧棟高大事表

○季氏專魯辨

公子牙卒諱辭辨　以行父爲忠辨　傳說辨　劉汪說辨

季子來歸褒辭辨　唁子野非罪齊侯辨　唁公乾侯左氏說辨　書孟子卒譏昭公辨

會郈邱舊說辨　叔孫舍卒傳事辨　失國專咎昭公辨

成風傳語　子野卒三傳說辨　鄆潰胡傳說辨　不攻立君

政逮大夫四世謂文子武子平子桓子也魯自文公薨政卽在季氏宣十八年傳云歸父欲去三桓指文子成十六年傳云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政令于是乎成亦指文子朱注之誤原于孔氏孔注之誤則以無處位置悼子故自桓子上數至武子止耳不知悼子卒在武子之前武子卒卽平子立見於疏可攷也閻若璩潛邱劄記

昭二十五年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注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注宣成襄昭不數悼子者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也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也案此疏與十二年傳疏皆學者所宜

詳玩是時當昭公時平子執政故言三世四公孔子當定公時桓子執政爲陽虎所囚而有三桓微矣之歎四公加定故言五三子加桓故言四孔安國注論語四世爲文武悼平獨去桓子則於微矣不切朱子改爲武悼平桓獨去文子則武子仕不及宣又與五世不合皆由不察悼子之不在此數也故閻氏引據爲獨明云（趙佑雜案）

政逮四世則文武平桓也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謂文武平也史墨曰文子武子世增其業謂季之執政自文子始也其不及桓者以昭公時未有桓也孔注朱注皆失之蓋武子卒于昭七年平子代武立悼子早卒未嘗爲卿故四世斷自文始而桓止（毛奇齡論語稽求篇）

悼子非卿未執政故其卒不書非文武平桓比也朱子於祿之去公室五世云自宣公失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既從鄭說亦合杜注而于政逮大夫四世則自武子武子立於襄五年上溯宣八年凡三十

四年此三十四年中政安歸乎故知專政自文子始無可疑者且史墨曰季友有大功于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文公薨政在季氏於此君昭公也四公矣非政逮四世之確證哉馮景解舂集

天下未嘗無賢雖權臣用事之時亦必有不肯阿附者人君能卽而圖之其勢猶有可囘之理若齊之權在田氏而有晏嬰使景公能與嬰圖之田氏未必遂奪國之志魯之權在季氏而有子家羈使昭公能與羈圖之季氏未必成逐君之謀二國之權不可以復收由二臣之言不見於用也眞德秀大學衍義九

吾讀左氏至季文子出莒僕之事然後知季氏竊權之始盡在此也宣公篡立大臣未附國人未信其權未有所屬此千載一時之隙也以季文子之官强投其隙而攫取其權誰曰不克然取之太迫則君不安於上民不厭於下雖劫而留之其權終有時而還故因莒僕之

事借其名閟其術默收一國之權於掌中而人不悟深哉謀也莒僕弑君竊邑宣公納之又欲封之是固羣臣所當爭也文子託去惡之名攺君命而使司寇斥僕於境外以嘗試宣公意謂君苟怒我邪則吾固可自附於忠憤愛君之徒君苟聽我邪則魯之大柄自是歸我矣退不失譽進不失權君有從違我無增損不幸不成猶不失謇諤之稱旣而宣公果惑於史克之對終莫能詰一時上下皆爲所眩君嘉其直人誦其忠而不知國柄已移於冥冥之中更千百載觀者猶以斥莒僕爲文子之美莫有辨其爲竊權之始者其欺誣甚矣史克之對歷數莒僕之罪言雖指僕而意譏宣公克內則陰中宣公之隱以脅之外則盛稱文子之功以証之一脅一証捭闔箝制眞季氏徒也呂祖謙左氏博議○愚按何義門讀書記曰借莒僕以脅宣公文子之私也於是始政在大夫論與呂同

行父以成季之孫二世相魯人稱其忠君子猶有譏焉曰仲遂殺適

而不能禁僑如長亂而不能弭逐東門以償巳怨戰齊頁以釋私恥惡得爲賢然而成公之世公欲從楚行父執其不可其謀國未嘗不正也沙隨往會先戒官守其防患未嘗不密也及乎武子公室卑矣利君之幼政柄下移城費邑而都大於國作三軍而兵歸於家取卞之役幾成乾侯之先轍庶其之納身爲盜賊之淵藪宣成以來軍政隳壞諸卿私乘多於公家車數至武子欲專一軍之權毀私以補公嗣是兵柄悉歸私室而公臣至不能三耦其後又舍中軍季氏遂盡征之其始也窺襄公之幼弱而分其勢其卒也乘昭公之童心而總其權怙惡無君至季孫宿極矣孔子譏偏之故入鄆必書城成必書意如嗣政益成跋扈之形禍父不度遂憋鸜鵒之讖馬驌左傳事緯

魯雖三桓並卿其實止一季氏自季友有功於國人心所歸仲遂僑如又相繼得罪叔孫氏亦僅於季氏觀驟戾之敝季叔婼無可如何

權之所歸不可挽也張尚瑗左傳折諸卷十八

莊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

此季氏之始事也當隱桓莊之間上而周近而齊來聘魯皆不報而女叔一來季友旋造陳庭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益出於季友原仲之私情矣李廉會通○謹按日講解義本季氏說謂季氏之專魯兆於斯朱子以季友為無狀誠論世知人之特識也○見大夫交政中國之漸且志三桓之始御纂直解

莊二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謝氏俞氏任氏說見內大夫書如門○外葬大夫只此一見夫子仍而不削者以罪友之私交昧義越禮且以著友之託陳自固所以能討牙與慶父以定僖公也張自超宗朱辨義○三十二年成季奔陳觀其如陳葬原仲則陳之於季友可知何焯讀書記

莊三十二年秋公子牙卒

諸儒皆從左氏公羊賢季子之酖叔牙恩義兩全書公子諱之也核之經文前後吾終不敢信也夫季友惡足賢哉謂季友忠於成風可也謂忠於般忠於魯國則不可也使忠於般則以死奉般如荀息可矣奚事出奔謂忠於魯則友能以君命酖叔牙不可謂無權也乘時以君命逐慶父慶父雖主兵權而莊公尙存國人必不敢從慶父爲亂則一舉手而魯難靖矣以吾觀之友殆無意殺慶父也知慶父也知慶父將弑般度其不能自篡而必立幼以擅政果立閔矣不二年而又弑之皆季友意中事也閔弑則可以及僖矣僖公者成風之子也成風私事季友以其子屬焉者也子牙欲立慶父其心不可知其事則莫須有且季友於莊二十七年如陳至閔元年來歸其酖叔牙與否未可知此亦羣

言猾亂夷諸聖也抑祟積齊詳辨之矣其書卒者三命例書卒子記三桓之始與季友卒同皆譏世卿也徐卓經義未詳說

閔元年秋季子來歸

諸家多言爲聖人美之之辭某看正是著季氏所以專國爲禍之基季友之罪與慶父不爭多但歸後能平難魯人賴之史如此書亦以見其執權之漸耳朱子語類○胡氏曰季子既不能平姜氏之亂誅慶父之惡致使二人卒弑其君故其次年慶父書奔莒夫人孫于邾以見季友之過也朱子曰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弑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立僖公也程端學本義○左氏言嘉之公羊言賢且喜之穀梁言貴且喜之皆以子與來歸字生義而不知聖人所書之旨夫季子之歸乃季氏僭魯之始也又三傳辨疑○朱子曰夫子直書舊史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成

風之事可見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由此起矣按季子固有相魯之功然不能防難討罪汲汲在謀立可謂賢乎紫陽之論深得經義朱睦㮮著傳辨疑○說者以爲國人喜之夫喜之者爲其靖內難輔幼君也然不能沮哀姜慶父之逆謀則亦安賴有季子此無他心爲僖公二心故也迨僖公既立敗莒子酈受汶陽田及費自是魯政世由於季故朱子謂友爲魯國之賊而季子來歸一書乃聖人著季氏專國禍基也其書季子者舊史因國人之喜而書之聖人因而不變然此事以觀見其無以慰魯人之望也萬斯大隨筆○季友力能誅叔牙豈不能誅慶父既不能誅又不能死反出奔陳所謂以死奉般者言猶在耳莊公死而背之君臣之義安在其初莊公以爲可以託孤而任之其後閔公以爲可以安國請於盟主而復之季友一負莊公再負閔公人皆

知其有大功於僖莫知其有大罪於魯蓋成風私事季友以其子僖公屬之故季友處心積慮欲立僖公而魯國之亂遂釀而成焉所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者實自此始惠士奇春秋說○傳云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閔弒僖立總歸根於此數語足定季友之罪案姜炳璋讀左補義○左氏云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事者加禮云爾非與之通也左氏用字無所苟若敬嬴則曰私事襄仲私事之爲言有微詞矣哀姜則曰通于慶父穆姜則曰通于僑如史家之直未嘗隱矣因事之一字遂被以淫亂之罪與敬嬴哀姜同律過刻也季氏至武子始專國政平子乃逐君子孫不肖祖宗不能保以平子而罪及遠祖又過刻也慶父出奔譏失賊也然慶父主兵日久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逐之奔而從而戕之亦時勢不得不爾以難

行之事責中材之人又過刻也是時君側無人魯國大亂國之安危係乎一人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此論人之法亦春秋之旨陳遷鶴紀疑○愚按諸家宗朱子義正陳氏持論亦平皆是也

僖元年冬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左傳見大夫帥師門○季友有立僖之功竊讓辭之名遂擅魯國之權敗莒有功季氏專制之形始兆程端學本義引趙與權○賜季友以費私門之强遂蔓延數十世不可拔何僖公慮之不遠也然則賞友之功宜何如亦隆其爵秩而已王錫爵日錄○按季友此舉自是有功豈可以後日意如專國而追貶季友哉即賞功之邑亦是常事當年管晏所受豈必不大於費而忠者自忠奸者自奸魯之患在世卿執政耳趙氏王氏之論太刻矣顧棟高大事表

僖三年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僖七年秋公子友如齊

僖十三年冬公子友如齊

陽穀齊毋及鹹之會其後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張洽集注 ○僖公不能自振而季友謀國此爲削弱其國之漸友以齊立僖公使已得爲公家之輔因甚德齊夫國有禍難藉援於鄰其流患必至於此春秋諸侯所以爭納亡公子以定人國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僖九年

僖十六年春公子季友卒

謂生而賜氏非也閔元年書季子來歸今書季友卒著季氏自是世秉政前之歸季子後之卒季友義各有在劉氏曰書季友卒譏世卿言自是世季氏也此說得春秋之旨 家鉉翁詳說

文六年夏季孫行父如陳 聘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聘且求遭喪之禮以行

是年行父始見經蓋此時方受室始預卿班上歷於仲遂未及專國政也故每事皆謹慎過防當時亦稱之其一歲再出聘蓋魯之習例如此公孫敖已先見矣黃氏正憲謂其專執國政阿結彊援私交樹黨似嫌責之太早顧棟高大事表○季氏於陳世有舊好但公子友如陳書葬原仲行父如陳不書所事似亦未必非其假公以圖昏者然陳使不來而行父獨往又前則陳穆公之卒不往會葬後則陳共公之卒復不往會葬魯與陳未見有交好之實故雖不言其故而行父之以私往可知矣左氏謂以陳衛之睦欲求好於陳夫甯俞來聘不見報使而聘于睦衛之陳毋乃紆邪張自超宗朱辨義○當是行父假聘以自託於晉也其時公孫敖公子遂同專魯政行父欲得國柄必忌敖遂而遂與文公屬親不可遽去殆將去敖以奪其政故先如陳以講世好繼如

晉以託大國無非自爲鞏固之計以漸爲圖叛之謀也不然叛以三十年當國之宗卿未有大罪何一旦出奔之速邪己氏之事或亦有之而行父因得藉口以加其罪矣 又

文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王氏葆道曰二邑近費而介于莒他年宿伐莒取鄆叔弓疆其田費於是始大則此乃行父自爲封殖之計也 黃震日鈔 ○城梁未有書帥師者兵權監行父之手矣凡權臣非得兵權不能專 洪咨夔春秋說 ○行父自六年後始復見經此時已漸有營私之意矣 顧棟高大事表 ○城諸及鄆者何也公孫敖在莒懼莒之爲難於我而城以備之也然則書城諸及鄆可矣書季孫行父帥師者見叛爲行父所逼而奔且以著叛奔之後軍政在行父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八年冬子卒 夫人姜氏歸于齊 季孫行父如齊

行父與謀弒赤故出姜方歸行父亟往蓋赤實齊甥恐夫人訴而齊來討也日講解義○趙家楊顧說見魯政下逮門

宣元年夏季孫行父如齊納賂請會

世以行父為忠觀春秋書其如齊是附姦黨惡人也仲遂廢立國人皆疾之行父而忠必以死爭之矣不惟不能爭又翼成其事為之賂齊請會是亦一仲遂爾其後仲遂死宣公薨懼公孫歸父之害已乃呼曰使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當其時不能治而歎息於易世之後其將誰欺黃仲炎通說○張說見魯政下逮門○前年行父如齊納昏也而逆女者遂也今年行父如齊許賂也而致田者遂也尚以行父為社稷臣乎羅喻義野編

宣十年秋季孫行父如齊初聘

宣十八年秋公孫歸父如晉 冬公薨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季氏不以君薨爲戚首逐其腹心用事之臣此時此心犯上作亂何所不爲春秋於公薨之後繼書歸父奔齊所以著季氏不臣之跡其旨微矣家鉉翁詳說○行父與仲遂同謀逆今假此以逐東門氏臧孫許身爲司寇陽怒而不力爭反代之逐謂非季氏之黨吾不信也王樵輯傳○臧孫許始則陽爲正言微立異同繼而曰許請去之則其本情著矣自昔強臣欲除異巳未始不有爲人左右之也陸粲左氏鐫○歸父欲倚晉以去三桓季氏之誣辭也蓋季氏世執魯政而宣公之親仲遂過於季孫爲行父所忌久矣故乘公之薨歸父之出而逐焉使歸父交親於晉當奔晉而不奔齊矣攷之于經行父三聘晉而仲遂今甫一至也方苞直解○傳文明是行父忌歸父之寵而追治其父襄仲之罪時宣公已沒故昌言於朝而無忌耳朱鶴齡讀左日鈔

成元年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行父既與齊隙而忌歸父又與僑如不協故不自出而使臧孫如晉善自爲謀如此方苞直解○文子專政一反東門之所爲臧孫與季同逐東門者故與晉盟事晉而不復事齊矣焦袁熹闡如經○自是臧與季爲一家惟季之命是聽顧棟高大事表○臧氏世爲季氏奴隸逆許卒紇嗣以媚季而反見逐於季倚伏之理可不懼哉又

成二年夏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

胡氏家氏張氏說見大夫帥師門○四卿並將空國以出非獨逞忿以歸父在齊而三桓同惡焉耳顧棟高大事表○按季於是時恣意肆志矣初爲卿時猶壓於仲遂遂死而已執政而其子歸父專權十年之間歸父凡八見經伐邾莒則掌兵權會齊楚則專

盟會而行父僅一如齊至是仇讐已去方悟威權之不可去手幸成公之懦弱乃遂放意攬權一怒而空舉國之師役滿鄗之將功成志得立廟銘鐘四分公室之形實肇於此　又

成六年春立武宮

高氏說見宮廟門

又　取鄟

纔立武宮而即滅附庸之國甚矣武力之爲禍烈也魯作丘甲而戰勝立武宮而取國皆行父操兵柄擅國權之計　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冬季孫行父如晉　賀遷

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

成十一年夏季孫行父如晉　去秋公如晉晉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今春郤犨來聘涖盟故往報聘

成十六年秋公會于沙隨不見公　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

卭　冬叔孫僑如出奔齊　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刺公子偃

按左氏宣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鄢陵之戰將行姜使公逐二子公請反而聽命姜怒公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晉侯不見公宣伯使告郤犫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而事晉晉執行父公還使聲伯請季孫于晉乃赦季孫僑如奔齊季孫及郤犫盟歸刺公子偃　○季孫之執僑如之奔郤犫之盟公子偃之刺春秋備書爲魯國隱憂也當宣公之世季氏威福已張及宣公即世歸父見逐季氏之權愈甚故穆姜與僑如又爲此謀傳載穆姜平日引詩述禮未必失行如左史所言也史爲季氏深詆穆姜未足盡信季孫之執也以魯貳故其釋也欒范私之行父外交有素矣自晉歸遑執辱之憾幽君母殺公子魯之政一出季氏矣家鉉翁詳說　○晉不見公而盟季孫首人下比之端兆於此矣汪克寬纂疏　○行父當國魯奔三卿文公用赦而赦奔宣用歸父

而歸父奔成用僑如而僑如奔則行父忌其用事逼之去國豈獨軋三臣弁弱公室矣三臣皆往齊者三臣託於齊而行父託於晉也文公之初兩事齊晉自六年行父如晉而敖出奔郎一意向晉及宣公德齊君臣傾心事之仲遂卒歸父繼幾無季氏矣行父乃致公爲斷道之會而後歸父奔成公遂事晉於是僑如爲之請昏於齊又將收事齊以擠行父而齊方與晉合未可以貳故郎嗾行父於晉以爲去行父之計而力不能勝之也且三臣敖爲慶父子歸父仲遂子僑如爲牙孫皆逆臣之後故皆至於自敗也自此仲叔兩家皆聽命於季氏矣張自超宗○公朱辨義

在會而執者季孫盟者季孫晉人以公爲贅疣矣葉酉究遺

襄二年傳齊姜薨季文子取穆姜之美檟以葬君子曰虧姑以成婦罪莫大焉

襄四年傳定姒薨季孫欲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任其咎初季孫爲已樹六

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石取以葬

按季文子議喪從薄蓋託於妾母不得同夫人之禮此由君弱臣强菲薄儀制非果欲復正也然當日匠慶猶有君長誰任其咎之言取季孫之木以葬季孫不敢止則君之聲靈猶震季氏猶有所忌憚至於末世定姒不書夫人不稱小君則君位如贅旒矣先儒猶以爲正名非也顧棟高大事表

襄四年冬公如晉

襄公至是始七歲且有母喪而急於朝晉豈公所自主乎蓋行父懲於歸父之事欲專魯而過禮以自媚於晉不顧其君之幼弱不能勝勞役而任禮事也行父託言居守而使孟獻子從行故吳人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正謂是耳日講解義

襄五年冬季孫行父卒

自文子奎而魯始有城費作三軍事季氏之强萌於僖公大於
成公熾於襄昭極於定哀高閌集注○左氏稱其忠於公室然行父
怨歸父之謀去三家至掃境內之兵以攻齊方公子遂弒君立
宣行父實再為之如齊納賂又帥師城諸鄆二邑以自封植其
為妾馬金玉也多矣柄及其子益專且叛然則小廉者乃其大
不忠之飾歟黃震日抄○行父黨仲遂傾歸父結晉仇齊以專魯政
安在其忠於公室哉姜雍隆測義○行父之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乃
矯情悅衆與陳氏燠休齊民之意同日講解義○文子非純臣晚
節尤多悖死未幾而其子旋有城費之事由其專恣有以貽之
也故論祿去公室政逮大夫者以文子為始趙佑雜案○季氏之專
魯論者以為至宿而僭亂至意如而悖逆至斯而無復公室矣
而不知皆始于行父之相三君也行父文公之世初出用事即

附仲遂以逐久專國政之公孫敖宣公十八年間聽於東門父子宣公薨宮殯未寒而歸父去國成公信用僑如季叔相軋凡僑如所謀以陷行父者適以自陷三人者皆不能出行父之手雖弃三卿而魯人不忌猶稱其忠於公室則其所以致飾斂譽者有非人之所及窺者矣 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子爲政三十四年其爲人大抵賢奸參半至其子宿嗣則放手爲攘奪矣 顧棟高大事表

襄六年冬季孫宿如晉

父喪之中執使命不顧失禮是時襄公幼弱宿自爲之 趙鵬飛經筌

○宿執政急自託於晉也傳謂晉人以鄫故來討非也前年會戚已命鄫聽命於會鄫之亡於魯何與邪 日講解義 ○魯不遺他卿而宿廢喪出聘則宿之嗣爲政而結外援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宿繼秉魯政欲固外交于晉則屈詔焉于衛宋亦身聘焉惟齊楚

使他卿以歸父在齊而懼楚之不可測耳 方苞直解

襄七年夏城費

左傳王胡李江說見書城門○費季氏邑也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强私家弱公室之萌也 劉傳○宿首城賜邑將以抗君而專國春秋書以著犯上作亂之漸 家鉉翁詳說○當時知有季氏不知有公季氏知有家不知有國其城私邑若公事然 姚舜牧疑問○書以著大夫耦國也 牛運震傳

又 秋季孫宿如衛 報聘

宿甫用事如晉如衛殆無虛歲皆假公以締私爾 御纂直解

襄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文襄之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魯襄嗣位甫八年而三朝於晉盖季氏專魯欲過禮以媚於晉故若是其勤耳 日講解義

襄八年季孫宿會晉侯等于邢邱

鄭伯以獻捷與會則公在晉而不與會乃晉侯加禮於魯與盟長樗同意先儒謂魯君失政由於此未得其情蓋四國皆大夫會不得專以此責季孫也但悼公本欲以德禮懷諸侯而不知大夫由是益張耳日講解義○謹按日講說足正諸儒刻論

襄九年夏季孫宿如晉報聘

襄十一年春作三軍

左傳胡氏說見魯軍制門家氏萬氏說見魯政下逮門○經書作三軍詐三家也傳分一首二從詳細區別以釋經義三分公室孔疏最明其云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即所謂父兄子弟也凡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牛兵甲皆歸於三家而父兄子弟役邑之入則孟叔兩家以

其五與公蓋公自征於民也自此車馬士卒所謂軍者公不得與焉矣有事則三家帥師以從是亂先王之軍制也奪君之兵權也三家有軍而魯君無軍也罪可勝誅哉傳又曰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夫有地有乘卽有民一軍中無入與不入之異民各有井里廬舍卽懷季恩豈能舍之而就居於季如公及二家不倍征季氏安得强使之哉蓋魯自宣公稅畝又取私畝之一則什取二矣所謂倍征也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作一句讀役謂力役邑謂賦稅言季氏之乘以役邑入者無稅畝之征何也季氏地腴人衆無俟多取而用足也其不入季氏而入公之五股及孟叔二氏之三則有稅畝之征謂之公征卽倍征也何也公之用繁二氏乘寡不用稅畝之制則財不足此皆季氏迫之以不得不然之勢故曰季氏使之也魯國之民

覘入季爲樂土區德怨而收入心一旦舉事可以一呼而集此昭公欲伐季氏民皆執冰而踞其所由來者漸矣姜炳璋讀左補義

襄十二年春莒人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台費之境也故宿出救而入鄆他時取鄆疆鄆田而季氏之費廣衺踰君則實自宿始强也程端學本義引王貫道○傳云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自作三軍之後季遂橫行無忌取邑以自封殖有銘功勒鼎之事矣顧棟高大事表○其言遂何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惡季孫也何惡乎季孫取鄆以自益也牛運震傳

襄十四年春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等會吳于向子叔齊子爲武子介

又 冬季孫宿會戚

襄十五年夏齊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書救台入鄆者季孫也書救成至遇者公也比事以觀作三軍

之利於私病於公可見朱朝瑛略記○季孫救台遂入鄆而不忌公親救成則至遇而難前觀宿之彊則知公之所以弱矣日講解義○顧氏說見魯政下逮門○按行父卒執政次當及莊宿不顧父與未期即執使命明年首城賜邑孟孫執政無如之何次及叔孫穆子復以作三軍固請穆子知其不能久爲人下故有政將及子之言既得政柄肆無忌憚入鄆以自益會吳而使次卿爲介城成而偃然居叔孫之上矣顧棟高又

襄十九年春季孫宿如晉拜師傳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臧武仲曰非禮也

襄二十年冬季孫宿如宋聘

季孫與宋有連此必宿之私行而託於聘也自是以後侵伐會盟朝聘皆公與諸卿任之蓋晉霸既衰列國皆大夫供命故季孫託於居守儼然以國君自爲而使公與諸卿供大夫之職也

他日叔孫舍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子貢對吳曰寡君既供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盍習而不知其非矣 方苞解

襄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公在晉季孫納之

黃氏說見以邑叛門

襄二十三年夏邾畀我來奔

魯受庶其二邑復納其黨季孫之罪大矣 家鉉翁詳說

又 冬臧孫紇出奔邾

季宿自亂已之嫡庶復亂人之嫡庶又蔽罪臧紇而逐之紇固有罪宿之恣睢不度亦甚矣 家鉉翁詳說

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等于宋

是會晉趙武楚屈建在焉而魯使臣與往盍宿至是威權已固託於居守隱然以國君自爲凡役無身親者矣至昭公之世復

再如晉者公不見納故宿親之自結於霸國以傾其君也方苞直解

襄二十八年冬公如楚　二十九年夏公至自楚

按傳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公冶致其邑於季氏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襄公畏武子不敢歸季氏勢盛矣況昭公於平子乎邵寶簡端錄

襄三十一年夏公薨于楚宮　秋子野卒

按左氏公薨立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武子不聽卒立之○此與莊公

薨而子般卒文公薨而子惡卒何異均未成君均不書地均不書葬惡子野賢季氏忌之弑野而立昭以毀言於朝而世不察爾趙鵬飛經筌○子野之卒三傳皆以為毀趙氏鵬飛黃氏仲炎及方氏苞斥之爲弑其說是也請申論之隱之遇弑也傳稱館于寪氏羽父使賊弑公于寪氏子般之遇弑也傳稱次于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之凡亂賊謀行不軌類不于宮庭慮君之徒御多而耳目廣也必伺其間于閒僻之所而後得以肆虐此傳明云次于季氏而卒入大臣之家而不得反則弑逆之罪季氏安逃乎左氏乃云毀此正季之欲蓋而彌彰也且襄公六月辛巳薨子野九月癸巳卒相去七十五日距襲斂之時已遠矣豈平日倚廬堊室之毀獨無恙次于季氏遂至一毀而卒乎况季氏為正卿攝國政職當調護嗣君嗣君入其室凡防衛之不周進

藥之不謹當惟季是問縱使季無逆謀亦當爲法受惡許世子不嘗藥春秋書之曰弑今季豈止不嘗藥而已故孔子書之與子般子赤一例蓋季憚子野之英武不若昭之童騃易制遂萌邪謀而適當倚廬之日可以毀卒飾加至美之名於君父以惑羣聽立其親娣之子以釋羣疑舉朝莫得知通國莫敢議謀巧而心毒矣或謂子赤之弑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可以知其弑而此經上下文無所見此則世儒又爲成見所封也經於襄二十九年書公至自楚左氏傳曰公聞季孫取卞而不敢入於昭公二年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穀梁傳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如晉而得入惡之是季之結援大國動見掣肘擅用甲兵陵逼君父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也故余爲一語斷斯獄曰據經文無殊子般子

亦之卒據傳文顯同爲氏叢氏之事顧棟高辨政下逮表後論○君德之賢明威重權臣所畏也每擇昏庸易欺便斷易制者君之李斯不利於立扶蘇而立胡亥梁冀不利於立清河而立蠡吾大權歸巳惟意所爲千古一轍子野卒而稠有童心穆叔云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謂其必爲季氏憂而不知乃季氏之所利也洪咨夔春秋說

昭元年春取鄆叔孫豹會諸季武子伐莒取鄆秋叔弓帥師疆鄆田

湛氏說見內取邑門○叔弓散卿惟季是聽季孫取鄆而自有之故使叔弓御纂直解○元和郡縣志云沂州沂水縣即莒魯所爭之鄆費縣即魯季氏邑東南至沂州九十里是費鄆接界僅百餘里武子爲費邑近鄆故取鄆以自廣其疆界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

昭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左傳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致襚服焉

季孫久自結於晉以擅魯自襄公之末君臣之釁已開故嗣君喪畢而朝霸國季孫畏公之訴已於晉也故使晉辭公而後已入焉公穀所傳實得其情日講解義○子野毀卒於季氏之家雖其事甚秘邦人鄰國必有疑焉季氏利昭公之暗懦而立之然其生十九年矣安知其如晉不相訴故逆阻之晉人辭公而納季孫情事顯然矣左氏所傳晉之飾言也食季氏之奸無以為辭而託於少姜之非嫡也昭君初立而朝伯主自是故事傳亦未載公如晉弔胡乃以少姜為辭哉穀梁子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如晉而得入惡季孫也得其實矣方苞直解○昭公兩朝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此失國出奔之由也季氏所畏者晉使公朝必見盟會必與睦於盟主則季氏逐君詎能晏然惟結援晉臣而惡公於晉使晉視公藐然若無而不復有敬禮

之心使公亦與晉疏而不敢倚以自固臣交日密主勢日孤然後無君之心大逞公流播遷徙無復援之者而季氏安意肆志據國矣故公之見辱於晉正意如之謀失國之張本也顧奎光隨筆

昭三年冬大雨雹　四年春大雨雹

季氏專國無君干犯陰陽故冬春連大雨雹申豐區區以不藏冰為咎矯誣上天豈非黨附曲為之解使其君不疑歟黃仲炎通說

昭五年春舍中軍

左傳孔疏顧引方說見魯軍制門家氏說見魯政下逮門○自宿為政卽城費以保障私家為竊兵權之計自作三軍之初叔孫豹已知其必改而以盟詛要之今叔孫死未期年而改更前制蔑公室以歸私家利昭公之有童心而穆叔既亡魯遂無人矣書舍中軍著堅氷之已成也張洽集註○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

公室三家各有其一今孟氏則仲孫速卒貜未能政叔氏則叔孫豹卒婼方辭爵季孫宿乘機弱二家之權也趙鵬飛經筌○作者季孫舍者季孫作則三分公室取其一舍則四分公室取其半禍心不已特謹書之姚舜牧發問○季孫作三軍奪公室之民而孟叔之民尚有屬公者至是則無一民之屬於公而季氏得二兵彊權盛不獨公若綴旒即二家亦不得不爲屬役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觀中軍之作舍而昭公見逐之勢成矣日講解義○季宿弱二子更弱公室也宿既將中軍專魯政復私計已與二子分國雖均非快心之舉因乘叔豹之死欺仲貜之懦舍去中軍已專一軍以一軍屬二子往者三軍則國三分今二軍則國二分擇一自子而使二子分其一如是則以不居中軍之名而實則益前之半二子有分民而無專將公室有貢

而無民故曰舍中軍者季孫弱二子更弱公室也閩縣人隨筆〇昭
公不忍季氏之詬季氏必微窺之故舍中軍使無尺土一民雖
懷憤而不能逞也四分公室二子各一而共爲一軍力常不足
季氏得二則沛乎有餘故後此二家亦爲屬役而不能抗也方苞
直解〇始則三分其民三家各一繼則四分其民季氏得二故作
三軍而三家並強舍中軍而季氏獨強顧奎光隨筆

又　春公如晉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秋公至自
晉　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按左氏公如晉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人愬于晉晉侯
欲止公范獻子不可乃歸公秋公至自晉莒人來討叔弓敗諸
蚡泉〇中軍既毀季孫自爲一軍力全而勢彊二家共爲一軍
力分而勢弱不獨公爲所制而二家亦屬役焉故取鄆受叛者

季孫而莒人來討則使叔弓應敵也日講解義○公在晉而季孫兩納邾莒之叛人蓋置其君於罟擭陷阱之中將使晉人執之而已得遂其竊國之計意如逐君之謀兆於宿矣家鉉翁詳說○季氏取卞而襄公幾不敢歸取鄆而叔孫豹幾戮於會納莒叛而公幾爲晉執王樵輯傳○公幾被止范獻爲公解免非爲公也爲宿受邑地也早與宿心契矣公方至而叔弓又敗莒師奉季之命而不忌公皆恃晉臣之庇也姜炳璋讀左補義○前襄公在晉季孫宿納庶其之奔今昭公在晉季孫宿復納牟夷之奔招叛邑以肥私家背君命而納盜臣是魯之大盜也後來陽虎弗擾之畔實季孫納盜誨之余懋學蠡測○鄭氏說見莒魯交兵門

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傳拜莒田也高氏曰謝前年取莒牟夷叛邑

去年公幾見止以范獻子之言得歸故往謝蓋此時季已聯結

晉大夫矣卓爾康辨義 ○范鞅之諫止公盍以宿叛而執公公必有辭而諸侯亦不服故託師討爲辭以歸公而私於宿使來拜田以解罪及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宿辭而自比於晉隸詔晉以重自託晉平不止不討且重其好貨爲臣所愚矣御纂直解

○季孫不特不見討而拜受莒田韓宣范獻極口延譽厚禮而歸深與相結晉君喜怒惟權臣是主復何所忌憚哉姜炳璋讀左補義

昭七年春公如楚

據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薳啟彊謂能得魯侯盍知季孫擅國公若寄生閒楚有命必迫公以出不敢違時公婿吳吳楚仇也楚若怒公公不返矣季氏陷君於危罪可勝誅哉幸楚不敢因朝執公恐阻諸侯向楚之意故公得返耳御纂直解

昭七年冬季孫宿卒

日食乃陰侵陽之咎晉平問誰當之士文伯不以正對謂衛君大惡魯將上卿而衞侯季孫相繼卒夫宿人臣而可當日乎蓋其專政國人事之如君列國待之如諸侯而傳會其說耳洪咨夔春秋說○季友至行父雖專國臣節尚無顯悖宿則乘君幼分其民據其土稱兵邦域招納叛人諂事霸國深結彊家以間阻其君襄公自楚歸至不敢入他日意如逐君乃宿遺謀耳日講解義

昭八年秋蒐于紅

自此以後四書蒐著季氏挾兵權脅制其上爲魯憂耳家鉉翁詳說

昭九年冬築郎囿

傳云平子欲其速成此可見意如逢君以耳目之娛而竊其權也張洽集注○季孫既竊魯國又欲離公於民故娛公以耳目之觀而亟督其功役公尚不悟故他日見逐傳載如釋重負之言必

季氏之誣辭久而不能辨也 解義 目講 ○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至此又爲囿臺下有囿也以公命築囿欲其速成使之聚怨於公昭子有心公室者也云焉用勤民若不知季氏之心事者然然而終未必從者勤民之名在公則毆民以歸已也 左補義 姜炳璋讀

昭十年秋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取郠獻俘始用人于亳社

經書三大夫傳獨言平子然則取郠季取之也用人季用之也喪心滅理至此而賢如孟僖子叔孫昭子無一言蓋意如之惡甚於宿皆有鑒於臧孫之逐而避其鋒嗟乎武仲在魯必有以阻之矣此傳之微意也 左補義 姜炳璋讀 ○杜王陳熊說見內卿並將

昭十一年夏大蒐于比蒲

魯之大蒐已僭況齊歸未葬乎蓋是時魯君若寄君自有喪三家自蒐以爲與公室無與也三家據國久之而民亦忘君此陽

州之孫季氏所以晏然而魯衆亦安之若素與日講○家氏解義

張氏說見此事門

又

秋季孫意如會八國大夫于厥慭

昭十二年夏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故辭公

穀梁季孫不使遂乎晉也○朝而不受爲莒故也納莒叛敗莒師伐莒國皆季孫爲之明年晉執意如亦知罪之在矣而辭公何哉葢公至晉而不問莒故則無以服莒釋季而罪公又無以服諸侯故辭公而曲爲季氏地不使公得盡其辭穀梁謂季氏不使公遂乎晉得其情矣御纂直解○按方氏苞說同○據傳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遂從公如晉晉人以取郠故辭公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郊奔齊使晉人但以莒故二子何懼之甚惟季孫覺二子之謀恐公愬已于晉故屬晉不納公二子所

以叛且奔也趙汸屬辭 ○慭與公如晉將以季孫之惡告於晉君季孫早知之先愬於晉臣晉臣以爲公之愬行則君權振矣大非六卿之利於是以取鄆舊事拒公僅以慭往無能爲矣下南蒯篇詳叙鄉人之諷可知事已聲張而季氏備之豫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冬公子慭出奔齊

按左氏季平子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吾以費爲公臣慭許之南蒯語叔仲小叔仲子欲搆二家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公子慭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 ○蒯欲去季氏君子譏其妄而哀其志高閌集說 ○權臣之難去甚于負嵎之虎非赤手所能搏也齊欒施高彊惡陳氏不能克而奔魯魯南蒯公子慭謀季氏不能克而蒯叛慭奔智小而謀大

也洪咨夔春秋說○蒯慭之謀未幾而敗至是公與季氏之釁已顯著季氏之謀公益急矣日講解義○季孫專魯慭能起問罪之師是討賊也豈等於無名作亂者哉謀洩出奔非得已也固早知公之必隨後矣書之哀慭也亦危公也蒯以不禮之故要慭小以圖季名雖正而其心則非也公不辨南蒯為何如人而誤入慭言欲與慭至晉藉晉人除之豈知此日晉卿與吾季孫相為一氣哉於是公歸慭往謀不得達蒯以勢孤而叛慭因費叛而奔所留者一小耳季氏知之其厚結晉臣以謀公者何所不至傳於南蒯之將叛詳載一歎一占一歌非為蒯惜也以見事必無成而禍已禍人也以見假公濟私而無關大義也以見其謀已洩而季早備之也以見費必叛蒯而不能為用也以見慭之計季孫者未始非大義之激發而惜為南蒯之所誤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昭十二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左傳見內邑書圍門○使天佑魯因其族黨內離家臣外叛拔盤錯以張公室豈非至幸而君德不強臣謀非正徒亂其國而已洪咨夔春秋說○南蒯之辭曰吾出季而歸其室於公以費爲公臣凡叛季氏者皆以張公室爲名其意雖未必然其辭則正聖人欲爲東周之意蓋有在矣因其名而正其實尊魯以及於周其庶幾乎是蓋春秋書圍費與墮費之意也戴溪講義○家臣據邑以叛至命正卿舉大衆圍之若敵國然家臣彊大夫弱也季孫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南蒯則而象之不亦宜乎日講解義○季氏逆其君南蒯叛其主亦天道好還理之必致歟趙鵬飛經筌○圍郈主叔孫圍費則用叔弓此叔弓爲季氏貳之證高澍然釋經

昭十三年秋同盟于平丘　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按左氏晉合諸侯于平邱邾人莒人愬于晉晉侯不見公公不與盟晉執意如以歸冬公如晉請季孫晉人辭公于河○汪氏說見書執門公如書復門○魯人虐莒皆季氏之所爲非其君責前此晉平庸闇公欲訴而無路今晉昭始立必有以季氏無狀告之者故辭公于會而執意如執之是也當究其罪之所在顯示誅斥而晉昭亦蔽於羣下是年冬公如晉復見卻而意如乃得無事以歸家鉉翁詳說○晉人若能徵邾莒赴訴之辭究南蒯子仲奔叛之故以大義誅意如正三桓之罪歸其地與民於公則魯國順正諸侯威懷而霸事可復興矣乃徒辱魯君而不察其請雖執意如而不正其罪安得爲霸討乎由諸卿曲庇季氏而晉君不得爲政爾日講解義○沙隨平邱公在而執季孫晉人

知執公不足爲輕重也方苞直解○三桓之在國重於君而諸侯視之亦重於君平邱之執意如非怨公也謂止公不若止季孫爲魯所急也葉酉究遺○晉固將歸季孫矣然公請於晉侯則權歸晉侯而公亦見重非晉卿所樂而季亦不願也故拒公之行然後彼可市德季亦懷恩而兩國之君皆不重姜炳璋讀左補義

昭十五年冬公如晉　十六年夏公至自晉

按左氏公如晉平邱之會故也晉人止公○十三年公如晉爲意如請而意如不使公得達者恐公以情訴權晉侯正已之罪也今意如既釋可無他慮故聽公一朝而又止焉比事以觀則晉屢拒公皆意如主之可知矣日講解義○晉於意如則惟恐其不歸公則羈之不使去何也以季之土地猶大而公則無以供晉求也又必季委罪於公故已得釋而公見執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意如前見執故使公往朝而往果見止意如之惡極矣晉不能正季孫之罪而數辱公此晉之强臣誣上行私也 方苞直解 ○昭公之如晉三不達兩幾見執皆季孫為之也左傳十七年日食叔孫昭子已知其有異志世徒見有登臺之請以為公實始禍而不知季氏之圖公久矣其阻公于晉懼公之訴也其或聽公之往而不阻乘晉之怒也公內則困於强臣外則蔽於霸國無可為謀而胡傳及諸儒交口責公之暴棄可謂不察其情矣 又

昭十六年秋晉侯夷卒　季孫意如如晉冬葬晉昭公

季孫居國貴重未嘗會諸侯之喪意如會執於晉乃親葬昭公者以釋前嫌而自結於新君也蓋霸國之交不固則無以抗其君故不憚忍恥以求媚焉 方苞直解

昭二十一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

是年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卑其禮士鞅怒故公爲所卻季氏之脅制其上也家鉉翁詳說○傳云晉以將伐鮮虞辭公出師何妨於邦交晉臣黨季氏恐公訴其罪而假辭也葉酉究遺

昭二十三年春叔孫舍如晉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冬公如晉爲叔孫故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四年叔孫舍至自晉

晉雖以取邾師爲罪其實爲士鞅來聘卑之也高閌集注○取邾師疆吏爲之耳季孫夙與邾讐疆吏承其意而啟釁焉乃蔽罪於行人晉政之無章甚矣蓋三家惟叔孫氏尚不忘君故中軍作舍皆不與季氏同心意如將逐其君故惡君於晉并及叔孫而晉之疆臣爲之謀主明知叔孫無罪而横加執辱耳日講解義○元年叔孫豹在會宿以取鄆陷叔孫致留於會者三月今叔孫舍如晉意如以取邾師陷叔孫致留於晉者踰年欒王鮒取貨

於豹范鞅取貨於舍均不與父子皆執持有守而意如父子之積惡陷其君并陷同列罪不容誅矣顧棟高大事表○公數如晉而不嫌其爲卑數爲所卻而不自以爲恥墮强臣術中而未悟也春秋書之實亦責晉由晉君不君而季氏得售其險謀肆行罔忌也家鉉翁詳說○餘見公如書復門

昭二十五年秋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左傳見諸侯出奔門○人君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威權去已而顧驟止之求凶之道也魯昭公魏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汪克寬纂疏引程子傳○昭公君千乘之國二十有五年討一季氏不克而出奔者何哉即位雖久而民不見德則無德也以叔孫舍子家駒之賢而不能用則無人也臧孫及子家子皆以爲不可不能修政蓄備而用羣小以圖之則無謀也公徒釋甲執冰而

踞莫有鬬心則無兵也四者無一焉而奮然怒螳臂以當車轍其不爲曹髦之及出於背者幸而免爾汪克寬纂疏○當時季氏秉權巳百餘年魯失政巳四五世大抵欲去百餘年之强家巨室非謀之審重周密終不能成事觀昭公君臣皆輕淺無謀如此大事本不出於君心卻出於左右嬖倖之人羣小挾私而公無謀安能成事呂祖謙左傳說○意如內專魯國之兵柄外交晉之强大夫覗篡弒猶反覆手耳昭公討之實有不容巳者徒以所任非人是以致敗君謂無故啟釁自取覆亡則不然也叔孫昭子剛毅挺特不與季孟同魯國之望於是乎在使昭公推誠任之則季氏之權可收也權可收則亦可討也而公所與謀者皆左右親暱與季氏素爲仇者志在報復其私慮不及遠何以能濟子家懿伯以爲不可宜也蓋季氏當討而非郈孫公若公爲侍人

僚祖所能討也由昭公所任非人所以取敗若曰政在季氏久
遂付之無可奈何而聽國事之日趨於下則非忠臣之言也鄭玉
闕疑○說者謂昭公不知威權去已而逞一朝之忿欲舉正之求
因之道以是咎公固然然於意如逐君篡國之慝反一無所責
若本無罪而祇爲公譏者則大失是非之正滅人紀矣日講解義
○不之晉而之齊者晉黨季而數辱公不得已而之齊而又未
知齊之必我恤也故徘徊野次以待齊命御纂直解○請囚于費
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是必欲死季氏矣小人所以畏君者以
懼死耳惟懼死故得以死懼之若迫之以必死之勢則必將不
顧其死我乃不得以死相懼而彼反能挾其必死之形以圖我
此季平子所以請囚請亡不得而出於逐君也魏禧左傳經世鈔○處
置權臣須有至密之機至捷之著發不及覺覺不及謀呼吸之

間大難已定徐縱則專·機去而大禍作矣今乃顯然以兵入其家又不疾攻竟日不決而外援至公若郈臧諸人俱兒戲也只了家子一人有見又不能强諫不能定衆焉得不亡又引謝文游說○傳者記叔孫昭子如闞非但明叔孫昭子之不知謀也亦深致惜之之意當時使昭子而在必能力阻昭公即使其謀遂行而毆戾之甲必不至陷西北隅以入矣毆戾之甲不興則孟孫氏亦必不爲公徒之伐而平子其可逐矣朱鶴齡讀左日鈔

又

齊侯唁公于野井

左穀胡傳見書唁門○齊侯名若勞公而實拒之景公方有高崔田氏之患權不出已其不爲昭公者僅毫髮間耳庇已不暇何暇治魯而庇公哉趙鵬飛經筌○唁于野井卑公矣取鄆使居外公矣此季氏之貨所以得行於嬖臣嬖臣之言所以得行於景

公也景無心納公而猶率三小國為鄟陵之盟以謀之斯公甚矣洪咨夔春秋說○先儒以唁于野井罪齊侯之不急公非也公次陽州齊侯即欲唁公于平陰公不安而先行至野井相遇蓋平陰去陽州近野井去陽州遠而其去齊都也則平陰遠而野井近齊欲遠迎而公先至也然公欲藉齊以復國其勢實有所不能齊非晉比其威令固不能行於季孫也葉酉究遺

交

冬叔孫舍卒

左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如齊與公言昭子歸平子有異志昭子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李氏說見魯政下逮門○欲謀安衆而納公此策之善者惜天奪之速不克遂其志王樵輯傳○祈

死之說本不可信此年春妬聘宋與宋公對語而泣樂祁巳知其魂魄去矣何待於祈哉日講解義

昭二十六年春公至自齊居于鄆

居于鄆者爲意如所拒不得入于魯也孫復尊王發微○言之矣而不能爲之討賊居之矣而不能爲之復國齊侯之罪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又　夏公圍成

左傳汪氏說見內邑書圍門胡氏高氏說見內兵書君將門○書圍成見國內皆叛也成孟氏邑孫復尊王發微○齊侯將納公惑於嬖臣之言僅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成孟邑也近齊蓋不欲深入而於成卜其可納與否也則雖有師而不爲公用矣故削齊師而止言公圍責齊也然成敢抗公是三家固一心也國人猶敵國也公固失民而季之首惡孟之同惡及成人之助惡皆

不容誅矣　直解　御纂　○用齊師也不書齊師者齊侯為義不終不足書也戰于炊鼻不書不成戰略之亦不與成人之抗公也　牛運震傳

又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公至自會居于鄆

齊盟諸侯于鄟陵謀納公也而公止居于鄆晉會諸侯之大夫于扈亦謀納公也而公終薨于乾侯以梁邱據士鞅之姦與季氏表裏故也　汪克寬纂疏引王葆　○晉為盟主公數如晉而不納及次乾侯晉又見拒平時同盟如宋衛陳鄭皆不與齊莒邾杞何能為乎書四國同盟見諸侯與公者寡不與者衆也雖齊莒邾杞實欲納公猶恐不克況徒盟而已乎　程端學本義引胡銓

昭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一年再如齊齊景視之漠然必為季氏陰謀所中而黨季以拒

公矣士鞅以爲季氏有齊楚之援者想亦熟知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左傳趙氏家氏說見晉楚爭盟門○齊大國也鄟陵之會四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何不可之有所以不克納者以梁邱據之受賂也晉盟主也扈之會六國同之伐季氏以納昭公尤易爲力所以不克納者以士鞅之取貨也夫齊有納公之志而又有毋受魯貨之命晉爲諸侯之會而宋衛皆有利納公之心豈非其好義之心哉自申豐之計行而齊君有惑志季孫之貨至而小國以難辭其爲義之心不勝其貪利之心而其爲義不勇矣呂大圭或問○納公之事中輟無成何也齊侯之所信者梁邱據諸侯之所聽命者范獻子二人皆嗜貨者季孫皆以貨中之故據之言行而齊侯之意回鞅之辯起而宋衛二君之色沮矣利

賄之爲天下害也如是黃仲炎通說○齊晉皆以賄沮國由列國無伯亦由三軍作舍以後兵皆季氏之兵賦皆季氏之賦故季得操縱自如而公坐爲其所困也顧棟高大事表○觀城成周有仲孫何忌齊高張而是會齊魯不與左傳以爲謀納公是也蓋齊之取鄆居公旣不聞於晉故晉亦不與之同謀季氏是時方倚晉未肯不與其會者唯謀納公自不與此可考而得也高閌釋經○宋元爲納公卒於曲棘其子景公初立承父之志衞靈欲以其太子及大夫之子質於諸侯以求納公二公可謂大義激發矣樂祁犂北宮喜及曹滕邾之大夫皆固請於晉使正季孫之罪則君臣之義明而賊臣之膽皆落乃齊晉皆取貨而止嗚呼齊篡於陳氏晉移於六卿而宋衞雖微猶守先祀然則齊晉之君卒爲魯昭之續者自取之也姜炳璋讀左補義○宋衞兩國之衆加以三

小國何難討季而必聽命於晉何哉蓋北宮喜與齊豹作亂國賊也樂祁犂嘗料昭公必逐勸其君連姻賊臣與晉臣實相符契故二君志在同讐而二子遽作歸思矣 又

又

冬邾快來奔

快之來奔從其類也意如逐君專國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爲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春秋書之以深惡季氏 日講解義

○書納叛人也快賤者不足錄之誅季氏之無君也 牛運震傳

又

冬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昭二十八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

左傳汪氏說見公孫書次門○按齊猶取鄆以居公而晉侯至不得見盍景公有圖伯之志猶假義飾讐而晉頃則權在六卿君位如贅旒矣 顧棟高大事表 ○晉待公不逮齊遠甚當請逆時既有

卽安甥舅之誚及公復於境亦第逆諸乾侯而不容公至其國都與晉侯相見公再如晉仍不得見晉卿與季孫同惡相濟恐公見晉侯訴其罪也此卽公在國時五如晉皆拒辭之故智也及晉定立欲以師納公又沮於范鞅之邪謀以逐君之賊竟任其無咎而召之使來以脫其罪春秋兩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卽繼之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此事屬辭而情見矣葉酉究遺

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傳見書唁門

　公如晉次于乾侯

又

傳稱平子每歲買馬具從者衣屨歸于乾侯此亦鄭非射王勞王之類加叉於人而以手撫之小人欲掩其惡也汪克寬纂疏　○貫馬衣屨在鄆無闕在乾侯連年致之者正意如之奸以實范鞅事

君如在國之言使晉聞之也公執其使亦知其僞耳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冬鄆潰

孔穎達曰當是季氏導之使然是也胡安國罪公之失民似非經旨御纂直解○餘見昔潰門○扈一會而散納公之謀寢矣賊臣知晉卿可恃遂顯然帥師聲其君之罪而伐之猶曰事君如在國乎方望谿謂此條錯簡當在二十九年鄆潰之下蓋鄆人敗而潰也卽或未然亦鄆人因此敗畏季氏之甚陽虎復使人恐誘之以致潰耳則公之無依此伐之力也姜炳璋讀左補義○按二十七年傳云孟懿子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

昭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經曰公在乾侯存公也傳曰以公衍爲太子存太子也書法之嚴如此而三家之逆惡定公之不正乃炳於日星矣姜炳璋讀左補義

昭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又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左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得從君而歸君之惠也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晉不討季孫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荀躒之為臣可知廬陵微旨○晉釋君助臣衰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人為之也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公在乾侯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公薨于乾侯皆罪晉之辭陳傅良後傳○觀晉侯

欲納公而士鞅使人私於意如則其互爲脣齒久矣是時晉六卿猶意如也晉君猶昭公也其肯弁心一意誅臣而納君哉呂大圭或問○晉侯將納公先使荀躒會季孫是以納君之事取必於季孫也劉紹攽微旨○書公孫公圍公居公會公在而所以致公之孫而不能有其國者尚未有主名故書適歷之會以著逐公者季孫意如也荀躒私於意如罪不可掩矣張自超宗朱辨義○荀躒先會季而復唁公於是季之逐君晉之納公不卒荀與季之合謀誑晉均不假傳而詳矣而意如自公孫後獨此一見削其耦君之迹以立防著其錮君之節以定讞只從恒辭書會而罪狀昭然是謂微而顯婉而成章也高澍然釋經○直解說見晉卿專國門

又

夏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曰意如

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亡人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退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穀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曰旣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左傳恐未可信季孫果肯甘心降意從知伯以請君復國則春秋當書其事何爲反書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乎觀上書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則晉侯使躒以納公之事語季孫此書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則躒以季孫之不從告君故使唁公耳如傳所言是昭公不肯復國也有是哉童品經傳辨疑○左氏述意如願從君而歸此奸邪欺人之術豈本心哉荀躒之勸公入亦借此塞責耳及公謂不能見季氏則晉亦不復謀納公矣穀梁以爲意如不可必有所據蓋左氏述其言穀梁得其情也彙纂案○適歷之會意如願從君歸蓋恃范鞅受其無告而姑爲欺人

之語荀躒陰喻其意故陽以空言勸公入以塞責及得公不能見夫人語遂藉以爲辭而意如之謀遂矣晉定初立有嗣霸之志觀戚周之城召陵之會則欲以師納公未嘗不出於誠而荀范表裏爲奸卒不得伸其志日講解義○躒之勸歸以試公也歸則終制季手其後事晉不知也不歸則可脫季而謝公矣家銊翁曰公在外固將以客死然一二大國倘有正亂之志猶或有討一歸則在意如掌握矣傳載子家羈勸公歸曰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夫以一乘入魯生死制於賊臣豈特一慚已乎其言未必果出於子家御纂直解○必使荀躒者躒方與意如會則同情矣不欲使他人得私於公耳此士鞅之謀也季本私考○書唁公而不書納公痛納公之無成也不言來晉地也季孫如乾侯不書不與季孫之假辭納公絕之也牛運震傳○長說見比事門

昭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

書黑肱以濫來奔則黑肱叛君之賊季氏納叛之罪皆可見湛若水正傳

○昭公在外孰受之受之者意如也不令之臣以類相從邾快黑肱接踵而至意如實爲之招也日講解義

昭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家氏吳氏說見書取○孔疏引賈逵云昭公得闞季氏奪之不用師徒謂此爲季氏取於公也按詳上書法賈義爲長洪亮吉春秋詁

又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

子也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鄭伯突爲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爲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終以客死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重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季氏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孚也其民皆季氏之獲也而昭公有一家駒言不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胡傳○齊晉不能討意如而納公者豈非諸侯之政柄在大夫皆爲季氏之所爲其君畏偪而不敢與汪克寬纂疏引劉本○史墨之言率天下之强臣而爲篡奪之謀者未必非此言啟之且愼器與名此可以責魯之先君而非可以責昭公

也汪克寬纂疏○昭公忿季氏之專欲創治之人君當爲之分以是爲過則不然也當是時宋之華向魯之意如皆世大夫盤錯而不可治者宋元討之而克宋以無事魯昭討之而不克坐是失國蓋有幸不幸存焉使昭公能正身端本委任忠賢不與近習小人謀慮季氏猶可勑也必謂意如秉政數世有臣有民徑欲置之不問則非纘祖承家之道也春秋始終書法於昭公之討季氏尚有取焉蓋深責晉人之獎亂臣而抑其君使昭公至於此極也胡氏謂書圍成書取鄆爲絕昭公於魯吾不知其說家鉉翁詳說○公之客死齊晉之罪也齊之田氏猶魯之季氏晉之六卿猶魯之三家二君皆蔽於其臣也趙汸集傳○昭公客死之歲夫子已將及彊仕之年目擊式微之痛書曰公薨于乾侯傷憤之甚情見乎詞矣史墨之言借魯以曲媚趙鞅爲篡弒之地傳旨

引之以釋聖人之經誤矣王介之四傳質○公八年於外卒以容死意如之罪不容誅矣亦齊晉之咎也齊大國也晉尤盟主也納公易耳乃齊景不明嬖臣蔽之晉定不綱强臣誤之既貪其賂亦庇其類故使公至於此極也書薨于乾侯著變也御纂直解○衛侯鄭衛侯衎曹伯襄皆能復歸惟昭公不能其能復歸者晉伯修明公論尙在也其不能復歸者時無霸主賄賂公行也假使當時管仲子犯當國季孫意如能免於討乎卽不然而士會趙武當國昭公其不入乎陳遷鶴紀疑○公自卽位以來季氏驕恣於斯爲甚是以取鄆取鄭公弗能知牟夷來奔公弗能卻子憖奔齊公弗能反舍中軍以弱公室大蒐以彊私黨凡其所爲皆肆志無忌而羣臣莫敢斥也一旦圖之其孰從焉且意如於公之伐也則登臺而請察罪於叔孫之歸也則稽顙而求改事於乾

侯則賈馬歸衣於適歷則跣行伏對哀色與辭謬爲恭順卽大國亦將信之公復奮怒誓河罔知悔禍是臣愈姦而君愈庸臣愈黠而君愈疎其始猶惴焉而懷可去之罪終則汰然而成不可去之形矣馬驌左傳事緯○昭公之不得入公徒爲之也叔孫昭子將安衆以納公則公徒欲殺之子家子勸公以一乘入於魯師則公徒又脅之余嘗疑其故以爲鄭厲公衞獻公之出奔其負羈絏以從者何未有是也及觀意如之貨子猶於齊賂士鞅於晉然後知公徒之爲卽意如使之也意如以姦濟其逆其於公之出也必陰置私人爲之扈從而實以脅制之使不得返國迨後喪及壞隤子家子之言曰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所云貌而出者非卽季氏之私人邪朱鶴齡讀左日鈔○劉氏本謂意如攝祭而不敢篡由昭公忠義之澤流入人心汪氏克寬謂

不敢別立君以督秉周禮猶懼公討議雖正非當日之情實也凡纂者利其人民土地也改立君者國政無所稟也故鄭祭仲逐昭公則立突衛洩職逐惠公則立黔牟衛孫甯逐獻公則立剽也當是時尺土一民皆歸三家而國政一稟於意如何取于纂與改立君哉方苞直解○意如之姦益前此亂賊所未有也其見伐于公登臺以自保而請囚請亡所以緩公而待二家之救也公之始出恐國內臣民或懷義憤故稽首於叔孫所以誑叔孫而侯國人之定也故既定而遂背焉齊猶有君則賂其寵臣晉政下移則結其強家所以阨公於外而使不得遂也歲歸乘馬衣屨所以攜公之左右卒徒使狃於私惠而漸忘公義也晉頃公沒定公嗣位欲以師納公而范鞅巧言以誤之鞅既任其無咎復邀荀躒於中途而申固之既得躒之要領然後從躒于乾

侯卑禮巽言使藉以爲辭而惑晉君之聽焉且增飾惡言以誣公於國而播於諸侯凡傳所云按之實無可考證後儒不察皆苛責於公幾若意如情有可恕不亦悖乎不惟奪君之國且敗君之名不惟欺一時之人且欺萬世之人故亂賊之惡有過於意如者矣而姦則未有甚焉者也又○齊景取鄆以居公則公之居鄆猶鄭厲之入櫟衛獻之入夷儀也而鄭厲衛獻因以復國昭公終於客死何哉以不改立君之故也蓋改立君則事權不一事權不一則釁孽從生襄言有人外援多助或推或挽能無入乎今季氏自行君事政事悉由於已陽爲奉君而陰阻其入其計祕其慮周臣民附之齊晉右之外內一心而昭公又以昏庸之質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且從者肆虐民如重負僅一鄆而不能撫非惟不能復國并與其一鄆而失之此固意如

之姦而實昭公之不德也萬斯大隨筆 ○春秋弃君如鄭鄭突衛朔衛鄭衛衎無論有道無道其復國也皆不利於擁立新君之人故祭仲元咺孫林父甯喜皆不保其身家意如或有鑒于此故昭公在外八年不敢立君而事君如在國也天下諸侯咸于此而列國之大夫黨意如者遂以此爲口實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以鄭突之不正居櫟十四年而與諸侯交政雖鄭忽以世子居國都而不列于諸侯歷子儀與亹而卒爲突所圖則以諸侯之助突也昭公孫國魯未立君乃圍成而不能得取闞而不能居以宋齊晉三大國而不謀納公以致客死乾侯則以諸侯之大夫黨季氏嗚呼可以觀世變矣又 ○亂臣賊子至意如而愈工愈狠既不立君公行公至必告於廟鄰國弔葬必以君命遣使且歲歸馬及衣屨恤及從者臧昭逐季不以爲讐爲之立後遇齊晉之

使則卑辭謝罪此從來亂賊所未有者故黨於季者以爲事君如在國也卒之昭公客死毒矣哉姜炳璋讀左補義○史墨對趙鞅其教猱升木乎是時晉定志欲有爲魏舒稍知廉恥而總無一人曉以君臣大義葢止知私家罔識公室才如申豐而爲季孫行賄善諫如閻没女寬而不爲其主一言淹博如史墨且與亂臣同喙况其他乎春秋之始列國不知有天子春秋之終列國并不知有諸侯有霸而周室之尊恃乎强國之令無霸而諸侯之命懸於賊臣之手傳雖言會事而若晉若齊胥結穴於此又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告子家子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

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昭公四子季氏皆不立而立其弟專恣甚矣俞皐釋義○公薨七月矣始以喪至何也季孫疑於所立求利己者與之國久而後定也趙汸集傳○子家欲復昭公非意如之願而云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非由中之言也所以明公自不肯歸以卸已罪耳又欲子家爲已用而昭之以立後羈以爲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先人雖餒必不向亂臣賊子求食而飄然竟去其立君也提出卿士大夫守龜見公論不容昧天道不可誣姜炳璋讀左補義○洪氏說見書公葬門

又　秋立煬宮

家氏萬氏說見宮廟門○定公甫立昭公甫葬而卽立煬宮煬公者伯禽之庶子以弟而繼兄考公者也魯前此兄弟繼世者凡七始於煬公蓋意如黜公爲公衍而立定公惟恐不免於魯人之議已故立煬宮以昭示魯人之耳目使知以弟繼兄爲魯之故事蓋有所自始也番陽萬氏之說不可易矣據左氏昭公出意如禱于煬宮是意如初志卽有公子宋在其意中而倘肯容昭公復國哉 張自超宗朱辨義 ○季孫自逐君後不卽立君者本意欲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恐國人議之且攝行君事 本五年正義 以博事君如在國之美名至昭公死於外而公子宋之位定矣萬氏之論眞能抉季孫之陰謀否則何公不可禱而獨於祧主之煬公禱而立之乎 梁履繩補釋 ○前適歷傳平子毀容洗洗

欲從公歸而公拒之甚峻及請禱於煬宮事直將意如八年事

君請君歸諸般心事揭出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秋九月大雩

張說見此事門昭十一年大蒐

定二年夏雉門及兩觀災

定公受位於賊臣舉國以聽賊臣之所為不能君者也天下之

畀諸侯所以臨涖其臣民者一朝化為煨燼變亦駭矣家鉉翁詳說

定三年春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覲晉而晉人卻焉亦季氏使公不遂於晉也牛運震傳

定四年春公會召陵　夏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會與盟公皆與則但當書諸侯盟于臯鼬如祝柯重邱之別可

也而又書公及者著定公之汲汲求為此盟也汪克寬纂疏○公以

與盟爲幸也定公受國於意如當書季氏立公子宋而不敢也

旣以卽位恒辭書則無以别於嫡嗣故於此特文以見義方苞直解

定五年夏季孫意如卒

左陽貨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玉改步○張氏駁胡傳

說見內大夫書卒門○宣之大夫皆書卒矣況意如逐君者乎

此可以見世教之衰亂賊皆保首領以沒而無所忌也方苞直解

定六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顧氏說見魯政下逮門

又　冬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定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二月公侵齊

昭公孫國齊景雖不能納公而猶有取鄆圍成會鄟陵汲汲於

公之事晉頃晉定則繼世而拒公于乾侯此定公從七八年所

親閲者也當德齊而怨晉西鄙之伐亦季氏圍鄆所招乃汲汲乎稟晉命而一侵再侵以致仇于齊邪蓋季氏德晉之拒昭而於齊之取鄆圍成會夾陵不能無怨季之所德定不敢不德之季之所怨定不敢不怨之兩侵齊疆其得已哉 張自超宗朱辨義

又 秋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定十二年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公諸說見謹强都之害門○朱子金氏論見魯政下逮門

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

定十四年大蒐于比蒲

定十五年秋姒氏卒 葬定姒

直解方氏顧氏說見夫人薨葬門

哀元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家氏說見大夫帥師門

哀二年春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薛氏說見內卿並將門師氏說見取田門○曷爲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劉敞春秋傳○他未有書伐國取田此書伐邾取田惡甚矣先季孫季氏主之也曷爲三卿伐而二卿盟季孫臨之而使叔仲與盟爾牛運震傳

哀三年夏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季氏說見書城門

又　秋季孫斯卒

又　冬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哀六年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哀七年秋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薛氏說見邾魯交兵門○公無兵矣何能伐邾從季氏之意也三家屢伐邾取其土特其將誠使公主兵以受惡名而抗大國之討權奸欺君至此御纂直解○邾魯皆與國夏盟于鄫衍秋伐邾景伯所以爲危也諸大夫迎合季孫孟孫力破之季孫不樂而伐邾之意已決其入邾也無所不爲吾不知季孫何憾於邾而怨毒之深也乃知三年叔孫仲孫之伐邾六年之城邾瑕以逼邾冬仲孫之圍邾皆季孫意也此獨以公行何也蓋公爲季役而以惡名歸公也大國之討則將委罪於公而已不與焉此其志也姜炳璋讀左補義○先是伐邾取田三卿皆出桓子以身在外慮人之乘其間是以先歸而二卿盟康子有見於此故常身守而公將身處其安公履其危師從公而已實制之以尊

主之名行卑君之實以空國之慮爲保家之計術愈巧謀愈深
大宰嚭謂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破其心矣季氏專國始以
得兵爲重中以擅兵爲強末以遙制兵柄爲安 洪咨夔春秋說

哀八年春吳伐我　夏齊人取讙及闡　歸邾子益于邾

魯以陵邾之故交受齊吳兩大國之伐及歸邾子而受齊盟踰
一年即會吳伐齊其陵弱小反覆兩大國小人哉 顧棟高大事表

哀十年春公會吳伐齊

左傳顧氏說見齊魯交兵門

哀十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按傳齊爲鄎故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若之何求曰一
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二子之不
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

師及齊師戰于郊孟孺子洩以右師先奔齊人從之冉求帥左師用矛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乃遁○時政在季氏生事啓釁故二家不肯用力王樵輯傳○傳乃表冉有兼表樊遲孟之側及死事之人皆所以惡季孫也政在季氏一語爲通篇樞紐平日脅制二子至臨戎欲巳居守二子執殳冉有直剌季孫弁激武叔而魯師始出魯舍中軍後止左右二軍季孫一軍命冉有率之孟叔合爲一軍孟孺子洩率之三卿無親將者左師次雩門五日而後右師從則右師之敗巳伏於此插叙務人之言將季氏罪狀鉤淸二氏之情實由季致又見冉有當此時勢能轉敗爲勝此一段乃通篇關鍵以下左師右師分寫而俱以孔子語斷結見魯非無仗節之士立功之才無如季孫之不用也寫冉有一室敵車是其謀畧語激三家是其忠勇知樊遲用武城人

是其調度用矛取勝是其戰功而最要在師入齊軍蓋身嘗矢石率先陷陣誰敢不奮宜夫子有一字之褒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又　夏公會吳伐齊戰于艾陵齊師敗績

公會伐而不與戰何也齊魯積怨悼公既沒復會吳伐齊齊人必致死於我故季氏迫公以出而不以師從其意嘗欲陷公於難也魯師少不足用故吳人獨戰叔孫州仇實從夫差問以職事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則魯師不行之驗也先儒於定哀侵伐尙責公不已亦昧於事實矣方苞直解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左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又　夏孟子卒

按傳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不稱夫人不言葬小君蓋深著季氏之惡生逐其君死又弱其配父子濟惡書之以志痛也或以爲譏昭公之娶同姓過矣顧棟高大事表 ○雖曰娶於同姓然使以夫人之禮喪之赴於諸侯反哭於寢即書曰夫人小君亦可也乃今考之左氏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不服喪也不服喪者不以爲夫人也不以爲夫人者季氏恨昭公故也夫人臣而逐其君又廢其二子使不得立又溝而絶之於先公之墓孔子爲司寇而後合之又廢其敵體之夫人使不得祔於廟而爲之喪也不亦傷乎春秋直書曰孟子卒季孫之罪始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胡氏舍季氏邱山之罪而第舉娶同姓以爲言此一陳司敗能道之何待聖人筆削楊于庭質疑 ○死不赴不反哭似罪哀公未言孔子與弔事乃知皆季

氏爲之也昭公娶於吳雖曰諱姓而旣爲先君之夫人誰敢黜之季氏不以爲小君不以公爲喪主孔子時已致仕其喪禮皆私議於季而請於公孔子不得與聞弁絰而往弔喪小君之禮也而季氏不繞是不行小君之喪禮矣姜炳璋讀左補義

哀十三年夏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按傳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設辭以對使者乃止○春秋自中葉以後會盟侵伐多以大夫交政于中國至定哀之世而公反親行者葢季氏執政已受其利而以危辱之事迫君以不得不行世事又一變矣顧棟高大事表

哀十四年傳夏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公曰子告季孫　秋仲孫何忌卒

哀二十四年傳公如越越太子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昭公孫齊意如賂齊晉不果納今康子用祖之故智說慝橫行

三綱倒置矣顧棟高大事表

哀二十五年傳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公宴于五梧武伯爲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

哀二十七年傳夏季康子卒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　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　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公如公孫有山氏因孫于邾遂如越

公孫有山氏季氏之黨也公胡爲遽如其家此必季孫意指迫公使不得不出奔爾如越而越已中太宰嚭之賂視之蔑如無所控訴如窮乏無歸亦可哀矣顧棟高大事表○臣逐君莫甚於魯衛獻歸國而昭野死是季孫之惡浮於林父也至公孫彌牟等之於衛出公季孫肥之於魯哀公又甚焉張尚瑗左傳折諸

○附顧氏春秋楚令尹論

國家之勢不外重則內重外重之弊權奪于異姓內重之弊勢落于

宗藩故漢懲七國之反而削奪諸侯王卒成王莽之禍晉懲魏孤立之弊而大封諸子旋釀八王之亂二者嘗循環而相因我觀春秋之勢晉分于韓趙魏齊篡于陳氏此外重之弊也魯政逮于三桓衞政由于孫甯宋亂鍾于華向此內重之弊也蓋世卿爲春秋列國通弊而晉以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故文公諸子孫雍仕秦樂仕陳黑臀仕周無在本國者惟悼公之弟揚干與其子公子慭二人見傳終不聞其當國秉政爲卿故通經無書晉公子來聘之事而權奪於韓趙魏矣齊之公族高國崔慶欒雖暴戾自取滅亡卒爲陳氏所覆此亦天運使然楚以蠻夷之國而自春秋迄戰國四五百年其勢常強於諸侯卒無上陵下替之漸者其得立國之制之最善者乎楚以令尹當國執政而自子文以後若鬭氏成氏蔿氏薳氏陽氏皆公族子孫世相授受絕不聞以異姓爲之可以矯齊晉之弊然一有罪戾隨

卽誅死子玉子反以喪師誅子上以避敵誅子辛以貪欲誅子南以多寵人誅絕不赦宥可以矯魯衞宋之弊以胏腑而膺重寄則根本盛强以重臣而行顯戮則百僚震懼且政權畫一則無牽制爭競之病責任重大則無諉罪偷安之咎楚之國法行而綱紀立於是乎在或者以秦用孟明晉不殺荀林父以是為楚咎曰此自朝庭宥過之典可偶一用之然晉亦未為得也若魯之慶父弑二君而卒立其後公孫敖從巳氏而卒歸其喪此則法紀倒地其終至乾侯之孫宜矣

○謹强都之害

春秋謹强都之害書鄭突之入櫟子魯之墮費郈皆此意李廉會通桓十五年

○愚按李氏論鄭之櫟魯之費郈為謹强都之害是也若滅下陽城虎牢則所以示守險之宜而非著大都耦國之患也故從刪○又按左氏昭十一年傳是此門正義惟宋蕭亳齊渠邱事未著於經今所

列但據經采入而傳附焉○昭十一年傳鄭京櫟實殺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弁京宋蕭亳實殺子游莊十二年宋萬弒閔公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伐南宮氏殺子游于宋齊渠丘實殺無知莊九年渠邱齊大夫雍廩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

太子別居廢嫡之兆也申生曲沃楚建城父是也公子別居耦國之兆也桓叔曲沃棄疾陳蔡不羹是也故曰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不易之理也胡承諾繹志

桓十五年秋鄭伯突入于櫟

左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也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其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必折國之害也

厲公復國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後世之鑒也胡傳○書突入櫟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於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其國都無以異所以謹亂之所由生也張洽集注○此詩所謂五公子爭立兵革不息者也鄭亂如此春秋弗志志突入櫟而已語曰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言國邑之大也呂本中集解引許翰○隱五年傳曰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顧炎武曰按子元疑卽厲公之字昭十一年申無宇之言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氏以爲別是一人厲公因之以殺曼伯而取櫟非也葢莊公在時卽以櫟爲子元之邑如重耳之蒲夷吾之屈故厲公於出奔之後取之特易而曼伯則爲昭公守櫟者也朱鶴齡讀左日鈔○突據櫟以求復國也何以不書突之入鄭入櫟則鄭已

制於宊矣雖不言入國可知也公羊以爲遂入于鄭非也牛運震傳

襄七年城費

自南遺城費而後南蒯爲費宰欲出季氏遂以費叛繼之公山不狃又欲去三桓而以費叛方季氏之城費也以爲自固之計不顧其害於公家不知其爲巳患者如此然則害於公者雖利於私未有能終利焉者也以昭十三年之書圍費定十二年之書墮費比而觀之春秋之意可見矣朱朝瑛畧記○自南遺請城而後不獨季氏世卿而南氏亦世其邑季氏但知大城其私邑以弱公室而不知陪臣之擬其後也日講解義

襄十四年夏衞侯出奔齊　冬晉士匄等會孫林父于戚　二十六年春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衞侯衎復歸于衞

衞衎爲臣所逐晉當會諸侯納衞君誅孫甯以伸伯討乃反聽

賊臣立君而爲會以定其位且戚林父邑也合列國於孫氏私邑抑君而臣是助春秋所甚惡葉氏家鉉翁王貫道○胡陳說見書叛門

襄二十三年夏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高說見復入門○曲沃卽沃桓叔所封嘗以傾晉而其民爲之隱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今爲欒氏私邑復戚其私恩莫知有君臣之分逆順之理當是時强家得衆皆以厚施使民知有私家而不知有公室晉欒氏之曲沃魯季氏之費衛孫氏之戚春秋書之爲後世戒也王樵輯傳

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十二年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左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室登武

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圍郕左傳見書圍門○公羊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公山不狃費宰也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者叔孫氏之庶子也無寵於叔孫氏皆欲因陽虎以去三桓陽虎既敗奔齊不狃輒猶在費也於是叔孫墮郈季氏亦將墮費費人從二子襲魯公與季氏幾不免焉既敗費人二子奔齊乃得墮費趙汸集傳○墮毀也隳壞其城也杜注○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郈費成者三家之邑三卿越禮各固其城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倚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胡傳○墮郈以一卿帥費

以二卿者費强於郈也胡廣大全引王葆○毀其所恃以爲固者曰墮仲由之舉此議所以制陪臣抑私家使陪臣不能負固以跋扈强臣不敢恃强以叛君而復强幹弱枝之勢也然南蒯侯犯皆以叛爲季孫叔孫之害故費郈皆墮獨公斂處父方恃强以敗陽虎而孟孫用之故成獨不服而聖人卽去魯矣豈非天哉張洽集注○三家之城其邑將以自利也而家臣據以叛亦豈三家之利哉南蒯叛侯犯叛公山不狃叛叛者相踵三家惡之孔子順天理而言之見公羊傳而適有動乎三家之心墮郈與費二子之自墮也成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氏之不欲墮也二子聞夫子之言而墮者是其天理之萌也孟氏聞公斂處父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將有不待兵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終用孔子何呂大圭或問○史記家語曰孔子言

於定公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告季孫而墮二邑左氏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竊疑是時定公失政豈能命大夫墮邑蓋孔子以禮制感化季孫且使子路爲之宰而後墮之耳所紀不同而以爲聖人過化之功則一也或謂叔季自墮其邑於聖人無與然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前此十年侯犯以郈叛曷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用於魯而後墮之邪汪克寬纂疏○朱子曰季氏是時自不奈陪臣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孔子亦是因其機而爲之耳李廉會通○三桓踰制城邑爲僭諸侯計也而不知家臣效尤卒不可制然則前日之城乃自毀之道也春秋先書城費次書圍費圍郈次書墮郈墮費比事而義見矣程端學本義○夷其險曰墮蓋摧毀其城壍險固而平之也三家各險其城以傾公室其

後家臣各據其城以傾三家城郛險固圍之弗克故用大師以墮之後世有設險以資叛臣者於此可鑒黃仲炎通說○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災也私家之强皆恃大都以爲險而其旣也都邑大夫即得起而操私家之柄封建流弊勢必致此墮三都以暫解尾大之患所云墮者謂毀其城壞其郛夷其阨塞使失所險阻而無可憑也毛奇齡傳○自僖公賜季友汶陽田及費此季氏所以强宿使南遺城費此陪臣所以强季孫斯墮費此陪臣所以亡季氏所以弱郝懿行說畧○魯之不爲季氏有者其功全在墮費自宿城費仍世跋扈公然逐君自以爲勇夫重閉也趙鞅使尹鐸保障晉陽傳其子無卹田文擅齊嘗三窟于薛費則幸家臣屢叛郈亦有叛臣成則嘗受齊圍又爲晉取畀杞民心未固故尚不至大都耦國張尚瑗公羊折諸○二卿攻邑自夏至秋再圍郈之

强可知牛運震傳○侯犯以郈奔齊犯既奔齊人致郈叔孫方受之於齊邑無强臣故墮三都惟郈爲易張自超宗朱辨義○墮郈專叔孫墮費兼季孟難易之勢殊也高澍然釋經

又

冬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見書圍門○孔子爲魯司寇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家直書公胡宏五峰集○朱子云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爲彊彊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强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蓋當時夫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費郈之墮出於不意及公斂處父喚醒叔季二家事便不成不久夫子又去魯不然當別有處置也此朱子之說也夫負固弗服雖舜禹文王有所不免如三苗逆命有崇弗降至班師修德而自格圍之不克亦何損於聖人觀圍而不再伐安知非班師之意但仲尼不終

用於魯故聖人之化不遂行而公室之威徒褻耳（李廉會通）○墮三都事不可看得稀奇如謂是夫子禮教德化所致何以不能教成人化孟孫乎至說三家自墮亦非也叔孫墮郈季孫墮費如謂自墮其邑欲行則行則孟孫不墮欲止則止何以又煩定公親帥師墮之乎蓋是時家臣屢叛每以强公室爲名三家之邑適爲叛臣圖巳之資正難爲計而夫子乘機爲墮之之說故三家從之而又格於家臣衆議故反假公室之令以爲墮邑之名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哀十五年傳初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孺子怒襲成十四年秋孟懿子卒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按孟氏前不肯墮成至此成亦叛矣前後共十九年而孔子之言始驗三都之墮非特利公室并利三桓也（顧棟高魯政下逮篇）○說者謂三都難墮者費予謂最難者莫如成郈宰侯犯既奔郈無

謹强都之害

軍

人焉故叔孫師至而墮若費自不狃一呼費人從之襲魯費之當墮季孫深知之故亦墮若成居魯北境以障强齊絕無稱兵作亂之事又得公斂陽之黠以爲之宰故墮郈則一卿帥師墮費則二卿並將至成而公親行所以彈壓孟孫使之必墮何意孟孫納處父之言遂生異志　姜炳璋讀左補義

定十三年秋冬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陳氏說見以邑叛門○晉陽猶衛孫氏之戚魯季氏之費地形險要有城郭溝池之固與君抗衡者也故簡子以爲保障擇人守之始之董安于繼之尹鐸減戶輕稅此田氏行私惠收民心之術也昔也曲沃之民知有欒氏不知有君今也晉陽之民知有趙氏不知有君　王應麟通鑑答問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三十五終

補 晉卿專國論

晉卿之見於春秋者十有一族狐氏唐叔之裔也韓欒郤皆公族也趙魏胥先范知中行皆異姓也文公時先軫將中軍襄公以其子且居代之其後先縠召狄景公殺之先氏以亡狐突以姬氏故爲晉大夫二子毛偃俱事文公至襄公使射姑將中軍陽處父易之以趙盾射姑殺處父而奔狄狐氏以亡胥臣從文公與其子甲世佐下軍其後胥克以疾廢胥童以道君爲亂殺胥氏以亡成公時郤缺爲政景公時郤克爲政厲公時錡犨至並居卿位欒書譖殺之郤氏以亡欒枝之後至景公時欒書爲政厲公時鄢陵勝楚反而弑君再傳至盈范匄逐之盈入爲亂欒氏以亡士蔿之後景公時士會爲政平公時士匄爲政定公時士鞅爲政其子吉射與中行氏作亂范氏以亡荀氏自林父將中行因以爲氏其後至悼公時荀偃爲政傳其至寅與

范氏爲亂中行氏以亡知氏亦荀氏也荀首食采於知因別氏焉其子罃輔悼公以復霸再傳至躒與韓趙魏逐范中行氏其子瑤貪愎求地於三卿三卿滅之知氏以亡方晉國之盛也其權在上及其衰也權在下矣叔向曰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隷公室之卑何日之有吳公子札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故晉之滅其卿族也公室自戕其枝葉晉大夫之轉相滅亡也諸族遞爲驅除以成三晉之勢也

馬驌繹史

晉侯失霸政歸六卿自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而范中行氏絕於晉哀二年鐵之戰趙氏之臣傅傁曰猶有知在則趙氏欲傾知久矣趙知相甚卒爲趙所喪前喪范中行後喪知氏皆趙氏爲主而賴韓魏之力三家鼎立共分晉地三晉分而七國之勢成姜炳璋讀左補義

末年